

# 妙庄王之女的修炼传奇

## 目 录

第一回	浊酒三杯凉亭小宴	明珠一颗好梦投怀	- 3 -
第二回	怪老人妙舌说慈航	小公主停哭听佛偈	- 6 -
第三回	物色乘龙欲传大位	闲观斗蚊引动慈心	- 9 -
第四回	留偈语暗藏后事	感死生了悟禅机	- 13 -
第五回	梦见佛容喜出望外	违逆父命罚作灌园	- 20 -
第六回	祝寿筵前畅言妙旨	再贬厨下杂做苦工	- 23 -
第七回	鉴精诚老父回心	愿修行女奴宣誓	- 26 -
第八回	兴土木重修金光寺	定良辰舍身耶摩山	- 30 -
第九回	试金刀斩断六根	功行满心上莲生	- 32 -
第十回	了因缘往朝须弥山	施米谷安度神鸦岭	- 34 -
第十一回	遇善土指点前程	恋风景旁生枝节	- 37 -
第十二回	草履几双黑人争去	圣尼一位白象驮来	- 40 -
第十三回	妙善师赤足赶行程	加拉族游牧居沙漠	- 45 -
第十四回	绝岭登临迷津悟澈	高谈往事竖子弄人	- 46 -
第十五回	苦行千般道成九品	当头一棒喝破三千	- 53 -
第十六回	观自在南海清修	悯苦厄中原化度	- 56 -

“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个很高的天机。这个事情过去我讲过。天上的佛，比如你们所知道的如来、菩萨，其实都不是一个，大约在十年或者不超过十年就得换一个。现在的阿弥陀佛也不是最早的那个啦；观音菩萨也不是最早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三界太复杂啦，他们又离三界太近，下面不好的东西直接能干扰到他们。因为佛、菩萨度人，人就更能干扰到佛、菩萨，如果 they 要长期度下去，他们就会掉下去，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大约是十年左右他们就要换一个，可是在有的世界里时间过去了很久了。在更大的空间里边的具体空间的时间反倒很快，十年在有些空间已经过去了上万年的时间，所以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佛、菩萨不能再久留。天上有个规定，在一定层次中的不管是什么神，到了一定时候都得换，目的是为了为了保护他们，不让他们掉下去。

过去在人世的一些记载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只是人们不知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有观音菩萨吧，历史上就有不同的记载。比如有叫南海观音菩萨，妙庄王的女儿修成观音菩萨，还有印度的双马童子修成了观世音菩萨等等等等，都是真的，只不过不是同一个生命。“观音菩萨”是庄严、殊胜、大慈悲觉者的原始形像和不变的慈悲名号。每一次有一个观音菩萨修上来的时候，她就要开始从地上选一个她将来自己的接班人，帮其人修的和她自己一模一样的慈悲，也那么高的层次，也那么大的威德，也能吃那么大的苦，能够有那么大的威力。那人圆满时她就度她上来接替她。每个佛、道、神都是这样。过去这是最机密的一个天机，今天讲给你们了。”（——摘自李洪志师父的[《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

“如果三界与人的历史上的一切都是为宇宙正法所安排的，那历史只是为了大法在历史过程中造就众生与人类和人的思想方式与文化而已，从而在大法洪传时使人的思想能理解法，懂得什么是法、什么是修炼、什么是救度众生等等，及各种修炼形式。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上的一切修炼与信仰那不是在为宇宙将来正法在世间奠定文化吗？什么是人成神之路？天神都说我给人留了一部上天的梯子。”（摘自李洪志师父的《也棒喝》）

以下为妙庄王之女妙善公主修成观音菩萨的传奇故事，摘自清人的文字记述。仅供参考。

\* \* \* \* \*

## 第一回 浊酒三杯凉亭小宴 明珠一颗好梦投怀

话说时在周朝的末年，中原列国，互相征伐，刀兵相乘，连结不解，正闹得人无安枕，野无净土。那时西方兴林国却正值承平之世，端的风调雨顺，国泰安民。

讲起这个兴林国，在西域诸国中，可称是巍然独立的大国，领袖各邦。但因地势关系，与中原素来不通往来，双方隔绝。这也只为两国中间，隔着一座山，人称须弥山。这一座山，高可按天，广袤有数千里，横亘在西北高原上，好似天生的界限一般。在当时，交通不便，中原人虽知道有这座名山，只因为此山幽深险阻，气候又异常寒冷，山上的积雪，就是盛暑的天气，也一般地不会融化，终于没人敢去冒险西行。那兴林国又恰恰建在须弥山的西北，在闭塞的当时，自然不会与中国相通了。

这兴林国在西方诸部落中，历史最为久远，开化也比较早些，又占着三万六千里的国土，几十万人民，自然雄长一世，惟我独尊，各小部落不容不臣服了。

那时在位的国王，名叫婆迦，年号妙庄，倒是个贤明之主，统治着数十万人民，使得男耕女织，各安生业，在位十多年，把一个兴林国治理得国富民丰，蒸蒸日上。妙庄王是一国之主，安富尊荣自不必说。正宫王后，名叫宝德，又是个贤良的妇人，与妙庄王十分敬爱，家庭方面也充满了和融气象。

但是，天下无十全十美的事，人生虽富贵无双，到底不能没有缺陷。妙庄王贵为国主，富有天下，只是有一桩事情，不是国王威力所能攫取，也不是金银所能买到的，却是膝下只有二位公主，并没有一个太子。妙庄王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嗣位无人，自然望子情殷。为着此事，常使他闷闷不乐，有时不免要长吁短叹。

俗话说得好，“子息是有钱买不到，有力使不出的”，他纵然烦恼，也终归无用。在希望和焦急愁闷的环境中，一天天地过去。春去秋来，匆匆的又是数年。

那时，正是妙庄王十七年的夏季，御花园中的一池白莲，正迎风争放，香雾轻浮。宝德王后因这几天来觉得妙庄王愁闷不乐，便在莲池的凉亭之中设下筵席，请妙庄王饮酒散闷，

当下夫妻二人，在亭中分上下首坐定，宫娥彩女，分班斟酒送菜。妙庄王心中，虽然为着子嗣问题不自在，但深体宝德后的一片好意，不免强颜欢笑。一方面看着池中的万朵白莲，参差的开放着，衬着碧绿的荷盖，清雅可爱。微风过处，轻轻的颤动着，好象含羞欲语的神情。那一阵阵淡远的清香，也从风中传播过来，沁人心脾。妙庄王在这种环境里边，也觉别有天地，很是有趣，心上的一片愁闷，早被清风吹散。

就此与宝德后互相传杯，开怀畅饮，有说有笑起来。宝德后见他快乐，也自欢喜，亲自执壶斟酒，又命群姬当筵歌舞。如此一闹，早就是明月西斜。

妙庄王酒已过量，不觉玉山颓矣，乘着一团酒兴，命撤了席，扶着宫娥，携了宝德后，径回寝宫安息去了。

一觉醒来，已是红日满窗。宝德后早已梳洗完毕，便服侍妙庄王起身，让他洗盥之后，一面端整饮食，一面向妙庄王道：

“妾昨夜得一奇梦，未知主何吉凶？梦到一处地方，正是海边模样，一片白茫茫的，无边无岸，波浪滔滔，很是怕人。

“正看间，忽然‘訇’的一声响亮，海中就涌出一朵金色莲花。初出水时，大小与寻常莲花无异，离水面也很近。不料这金色莲花，却愈长愈高，愈放愈大，金光也越发耀目生花，连眼也睁不开来。于是，便将眼合了一会儿，待到重新睁开来时，哪里有什么金色莲花？兀立在海中的，却是好端端一座神山，山上却缥缈缥缈的似有许多重叠的楼阁，以及那宝树珍禽，天龙白鹤。这许多景象，究竟距离得远，倏隐倏现的，看不真切。中间只有一座山头上，涌出一坐七级浮屠。浮屠顶上，端端正正安放着一颗明珠，放出千万道奇光异彩，十分庄严。

“我正看得出神，那一颗明珠，忽然冉冉地升空，转瞬之间变得一轮旭日，渐渐逼近海岸，不多时已高高地悬在我的顶上。又是‘轰’的一声响亮，那轮旭日竟抛抛滚滚地落到我怀中来。我吓得忙了手足，欲待逃去罢，两足又好似生了根的一般。我不觉拚命一挣，竟自挣醒过来，好端端地睡在床上，哪里有什么海，有什么山和一切的景象？到此，始知是南柯一梦。这种梦不知是何予兆，主何吉凶？”

妙庄王闻言，心中暗暗欢喜，向宝德后安慰道：“御妻梦中所见，分明是佛国极乐世界的真形，凡人难遇，自然是大吉之兆。再说那明珠，分明是佛家舍利，化为旭日，就是阳象；投入怀中，不消说是孕育之兆了。御妻得此梦征，今番怀孕，一定生男无疑，正是大可庆幸哩！”

宝德后听了这一番话，自然欢喜不尽。此事传遍宫中，于是合宫上下都存着万分的希望。

再说宝德后自从这天起，怀孕的象征逐一地显露出来，经过了两三月时间，腹部便显著地膨起来。可是自从怀孕之后，身体倒很强健，只是有一桩，凡是鱼肉一类的荤腥，一点也不能入口。就是平日间最爱吃的东西，只要是荤的，一见了便要起恶心，勉强吃得一点儿，包管会连苦胆汁都呕将出来。这也是孕妇常有的事情，大家也不以为怪，又哪里知道内中却另有一番奥妙哩！

如此一天天地过去，不觉又是冬尽春来，宝德后的产褥之期，也愈迫愈近，妙庄王满拟今番——一定生男，非常地高兴，忙着先预备起庆贺的事情来。合宫上下，也自有一番忙碌，不在话下。

直到妙庄十八年二月十九那一天，妙庄王婆迦正在园中观赏美妙的春天景物，出神地幻想，忽有宫女岔息奔到面前奏说：“王后在辰时三刻，又添了一位公主，请赐题名。”

妙庄王一听生的又是一个女孩子，就把心头的高兴早消灭了一半，但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只怪自己前世没有修透，才致如此。当下便向宫女问起：“王后生产后可安好如常？”

那宫女道：“启奏我王，娘娘当生产的当儿，有许多异色良禽，集在庭树争鸣，如奏仙乐。屋中也有奇香发现，氤氲阵阵。隔不多时，便产生了三公主。如今大小平安，娘娘精神健旺，公主啼声也自洪亮。”

妙庄王听了此话，暗想仙禽集树，异香绕室；又想起宝德后怀孕时的一梦，遮莫此儿有些来历，生具夙根，也未可知！他便题取“妙善”二字做三公主的名字，因为上肩两位公主。一名妙音，一名妙元，都拿自己年号的首字来排行的。当下便亲用金笺朱笔书就，付与宫女去了。正是：

惟善堪称妙，儿生有慧根。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怪老人妙舌说慈航 小公主停哭听佛偈

话说妙庄王在先听说又生了一个女儿，心中老大有些不高兴。及至听得生时有许多异兆，想起宝德后怀孕时的梦境，暗想这孩子有些来历，心中才宽慰了不少。就挨着妙字的排行，替她取名叫妙善。朝野的臣民，闻知宫中又新添了一位公主，大家都欢欣鼓舞，闹起庆祝的大典来。妙庄王就在宫中大宴群臣三日。在这三天里面，兴林国端的喜气冲天，好一派升平气象。

本来百姓在承平丰稔之余，又逢到如此喜庆之事，自然值得快乐了。

闲言休表，再说妙庄王在宫欢宴的第三天，命宫女将妙善公主抱到殿上与群臣相见。不料这小孩子在宫中倒也无事，一到殿上，见了群臣酒醺肉炙的情形，马上放声大哭起来，再也休想住口，连乳她都没用。闹得乳娘慌了手脚，群臣停了杯箸，妙庄王满腹不快。

正在此时，忽有黄门上殿奏说：“朝门外有一位龙钟老叟，说是有物献与公主，求见我王。”

妙庄王便命宣到殿上，只见那老叟仙风道骨，品貌不凡。

妙庄王便向他问道：“老人家，你姓甚名谁？何方人氏？今天到此，有什么事情？快快从实说来。”

老人道，“我王且休问老拙姓名来历，先把我今天来此的原因，讲给我王知晓。老拙闻说我王新添了一位妙善三公主，大宴群臣，故而特地赶来，一则替我王道贺，二来要将这位公主的来历，告知我王。须知这位公主，是慈航降生，来救世间万劫。我王不要小看了这位公主，她会将现在人王的国家，将来化作佛王的国家哩！”

妙庄王听了这一番玄妙的话不觉哈哈大笑道，“看不出你若大年纪，倒会胡说打诳！那慈航大士不在西方极乐世界里享受清福，倒肯重堕尘劫，托生到这里来，做个凡夫俗子，这岂是情理以内的事？还说什么人王国、佛王国哩！根本就是你这老头儿编的谎言，你想骗得信孤家吗？”

老人道：“我王有所不知，佛门之内，虽大都是抱出世观的，但也未始没有抱入世观的。慈航大士因为看了世人尘劫深重，苦厄难消，故发了寻声救苦的宏愿，今番投胎入世，岂是偶然？老拙何人，敢在我王面前打诳？此事委实是真。”

妙庄王又道：“就算老儿的话是有些来历，纵使慈航大士发愿入世救劫，也该化作男身，不合投生一个女儿，这也出于常情之外啊！我终有点不信。”

老者闻说，连称：“善哉，善哉！此中因缘，岂能一一向我王说明？不信只索由你不信，但到将来，终有分晓的一天，如今老拙也正不必分辩。”

正在说话之时，那位抱在乳娘怀中的妙善公主，哭得益发厉害了。妙庄王听了小儿的哭声，不觉心头一动，接着向老者道：“如此说来，你这位老人家既然知道此儿宿世之因，想来是个有道之人。现在这小儿如此狂啼大哭，究竟为了什么，你可知道不知道？”

老者打个哈哈道：“知道，知道！一切前因后果，无有不知道。公主的哭啊，这就叫做大悲！公主因为今天见了我王为了她诞生，大开筵席，不知共残杀了多少牛羊鸡豕、虾蟹禽鱼，伤了许多生命，供大家口腹之惠，增自己无穷之孽。因此大大不忍，故而啼哭不住。”

妙庄王道：“既然如此，你老人家可有什么方法，使这孩子住哭吗？”

老者道：“有！有！有！待老拙念一偈她听了，自然听着会不哭。”

他于是便走到妙善公主身旁，用手摩着她顶门，喃喃地念道：

“莫要哭！莫要哭！莫要哭昏了神，闭塞了聪明，莫要忘了你大慈的宏愿，入世的婆心。须识有三千浩劫，须由你去度；三千善事，须待你去行。莫要哭！听梵音。”

说也奇怪，那老者如此一念，那妙善公主，果然象懂得的一般，竖着耳朵听，睁着眼睛向老者看了一看，已理会得他的意思，立刻就止住了哭，两只小眼睛却盯住了老者。这么一来，把妙庄王与合殿群臣，都惊疑得面面相觑，啧啧称奇。

正在此际，忽听得老者说道，“如今公主哭是止了，老拙也不能在此久留，就此告辞了。”

说罢向妙庄王打了一躬，两袖一挥，轻轻起处，径自扬长下殿而去。看他腰轻脚稳，健步如飞，不象是老人的行动。

妙庄王到此，知道他是个有道高人，失之交臂，岂不可惜！

便吩咐值殿侍卫：“快去追赶，将老人请回，说孤家还有事要请求指教，务必请他回转。但是要善言相请，不可卤莽得罪于他。”

侍卫领命而去，直到朝门，已不见老人踪影。于是大家乘着快马，分东南西北四路出发追寻。可是寻遍了六街三市，终究没有老者的影子。向众百姓问吧，他们又处身在狂欢极乐的环境中，忙着饮宴取乐，谁也没有留心什么老者不老者，

因此也问不出一个究竟来。那一班侍卫，弄得没有法子可想，只得再向四处寻访了一番，依然不见，只索回宫复命。

妙庄王向群臣道：“分明看那老者走的，只一瞬间，就命他们去追，如何就会不见？难道那老者竟会插翅飞去不成？”

群臣个个惊异，大臣婆优门奏道，“臣想今天百姓庆祝，六街三市热闹异常，老者又健步如飞，当他闯出朝门，混在人丛之中，自然一时不易寻觅，若着侍卫逐户挨家地寻访去，定有老者的着落。”

话声未绝，早有左相阿那罗接奏道：“使不得！使不得！今天百姓正自欢欢喜喜地庆祝盛典，若挨家逐户地搜寻老者，岂不打断了他们的高兴，扰乱了大典？照老臣看来，那位老者，决非等闲之辈。只听他刚才一番议论和来去的行动，就可以知其大概。他既不肯少留，寻访也终于没用，不如任他去罢！我看此位老者，多半是佛祖现身点化哩！”

你道他如何指说老者是佛祖呢？原来这位年高有德的阿那罗丞相，却是深信佛法的，故无论何事，都会拿佛法来解释的。

再说妙庄王一听了阿那罗的那一番说话，又将顷间之事，仔细思忖了一番，不觉也有些将信将疑，说道：“倘果如贤卿所言，难得佛祖降临，十分有幸，只可惜肉眼凡夫，当面竟识不破。不然，多多请求佛祖指点，岂不是好？偏又当面错过这种良机，不曾求到一点半点的指示，真是可惜！运算来都是孤家德薄所致，如今也没得说了！”

当下阿那罗丞相又不免用言语将妙庄王安慰了一番，君臣又畅饮了一场，方才欢然而散。

不过那佛祖现化的一番事情，从此就传遍了民间，大家都当一件奇事宣扬，几乎街谈巷议，没一个不拿此事来做谈助。

本来这兴林国的百姓，根本早就被佛教所化，大部分都已倾信佛祖的。另外一小部分，虽非倾诚相信，但脑海里也一般的有佛祖的印象存留着。故闻此事，都认起真来，还加上许多推测和许多附会，闹得满城风雨，通国皆知，好象释迦牟尼佛祖，竟坐了兴林国的宝位一般。正是：

众生诚扰扰，我佛总闲闲。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物色乘龙欲传大位 闲观斗蚊引动慈心

话说自从阿那罗丞相几句说话，把那寻觅不着的老者，认为佛祖现化以后，传说出去，兴林国的百姓，没有一个敢于不信。而且又不免加油添酱地加上许多穿凿附会之谈，闹得通国人的心理，都移向佛门。这也是西方佛教发达的开始。本来呢，自从释迦牟尼创设佛教，立意要普度众生以来，大家都视西土为佛国。兴林国与佛国甚为接近，早就有些同化，再经如此一闹，自然益发要认真了。

话休絮烦，再说那一位妙善公主，由宝德后悉心抚育，渐渐长大，脱离了襁褓，转眼之间，已是三、四岁了。出落得美丽聪明，能说能笑，比了两位姐姐更是高出一筹。不过她的脾气，大大地与人不同。若是寻常的小孩子家，总是欢喜红红绿绿的衣服，喜吃美好的东西。她虽然小小年纪，对于那些繁华锦绣，山珍海味，一概不爱，只欢喜布草粗粝。最奇怪的便是生来就吃素，不要吃荤腥。这并不是她不愿吃，实在是不能吃，油腻荤腥一入口，立刻就哇的呕吐出来，再也不能下咽。宝德后见她如此情形，虽觉有些奇怪，但这正是无可如何的事情，又不忍使娇女呕吐伤身，只索备净素的食物给她吃，方才合她的意。

六岁上学读书，好似有夙慧的一般，端的是一教就朗朗上口，并且过目不忘，远出两位姐姐之上。因此，妙庄王与宝德后都十分爱她，真视同掌上明珠一般，老怀也很安慰，以为有女如此，也无异男儿。

妙庄王常向宝德后说：“待妙善公主将来长大成人，一定要替她招一个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十全十美的人物，来做她的驸马。非但郎才女貌相配，就是到那时再生太子的时候，那座兴林国的宝位，也好传与驸马，还不至斩断婆伽婆氏的血统。”

宝德后对于这个主张，也非常赞成。夫妻两个安了这个心眼儿，连望子之心也渐渐地冷淡下去，只顾暗中物色相当的人才。

一天妙善公主在宫中闷坐无聊，便带了一名宫女到花园中闲游，无意之间就走到仙人洞旁。蓦然间，瞥见地上一队黄蚁，一队黑蚁，在那里斗做一团，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双方死伤累累。妙善见此，好生不忍！暗想：“这小小的蚂蚁，就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一生的性命，也已短促透了，何况还有异类的残害，自保尚且不暇，为什么还要自相争斗，自促寿命哩？你看那许多死伤的遗骸，是多么凄惨啊？倒不如让我替它们分解了吧！”

于是就蹲下身去，欲待用手去拂，却又住了不下手。你道为何？原来黄黑两队蚂蚁，已入了混战状态，斗成一团，身体又小，哪里分得清楚？若是捉对儿地替它们去分拆，分到何时方始可以终了？况且蚂蚁这东西，不斗便罢，若是斗

将起来，真是除死方休。并且，敌人如被它咬住，就是自己到力尽而死的时候，依然不肯放松。故每次蚁斗以后，总有许多捉对儿同死的蚁骸发现在战场上。若有人真的一对对去分拆时，两蚁一定同时受伤，就算不受伤的话，你一松手放下地去，它依旧会去找敌人死斗。如此一对没分开，一对又斗起来，周流不息，永远也分拆不完结。

妙善公主想到这一层，不由她不缩住了手。她毕竟是个聪明绝顶的孩子，细细地一想，就被她想出一个方法来。她想蚂蚁的争斗，无非是为了食物，只消双方大家有了充分的食物，自然大家各去搬运食物回洞，争斗就可以解开了。她于是就命宫女去取了许多香甜的饼屑，一方面又察看了两队蚂蚁的窠穴，把饼屑撒在洞口的四周。果然两队蚂蚁后队出来的生力军，见了食物，不再前赴战场，都来搬运粮食，前敌的战争，也渐渐地松懈下来。她于是取过一把小帚儿，将斗住的蚂蚁，轻轻地拨扫，阵线散乱了，只见四面地乱跑。此时后面传令的蚂蚁也来了，大家得了信，也都赶回后方去运粮，一场恶斗才算结果。

可是战地死伤的蚂蚁，已有好几百个，妙善看了那种折牙断足的情形，好生伤感！暗想，蚂蚁虽然是个小小虫儿，到底也是一条生命。只这么一斗，就涂炭了这许多生灵，不知它们前世造了什么孽，要如此惨酷地横死。如今搁在这里却不妥，万一被异类来啄食，岂不惨上加惨吗？不免待我来掘潭埋葬了吧。于是她就在近处掘了一个小小潭儿，将蚁尸完全捡得，再送到潭中用土掩埋了，方才心上才觉舒适。

带了侍女回宫，见过母后，宝德后看了她，问起向在何处闲玩？妙善便将顷间的事，细细地诉说了一番。

宝德后笑道：“你也忒煞淘气了，好有心思去干这些勾当，不嫌污了双手。若遇着毒蚂蚁被它咬了，生起蚂蚁疮来，才够你受用哩！以后快别闹这些玩艺才好！”

妙善公主听了她母后的教训，一面唯唯地答应，一面却又说出一段道理来。“母后有所不知，蚂蚁虽然是微小的虫类，但到底也是一条性命。孩儿看了它们两队争斗，死伤累累，好生凄惨，心上十分不忍。故设法将它们排解开来，以免继续地残杀。那些蚂蚁也好似有灵性的一般，却并没有一个咬了孩儿呀！”

她正说到这里，恰好妙庄王也回进宫来，问起大家在这里讲些什么，宝德后又不免将此事告诉了一遍。

妙庄王听了，也笑着说道：“这孩子聪明伶俐，别的都好，只是生就这种古怪脾气，全没有小孩儿家的气息，举动有些象老佛婆一般，使人不大快意！还得

你多费一点心，好好地教导，使她改了这种习惯，才讨人欢喜哩！”宝德后唯唯应喏。

有一天，正是炎夏傍晚时候，她因为室内闷热，到外边散步，走在柳荫之下，清风徐来，甚觉凉快，便在柳荫下的石凳上坐着纳凉。好风送爽，清静异常，有一只孤蝉倚在枝头，不住叫着，好似在那里自鸣得意。

妙善公主在这一片天机寂静之中，忽然一个人自思自想道：世上的人，劳劳碌碌，争名夺利，到头来终不免遭到许多魔难，受尽一切苦厄，至死不悟，多么可怜啊？如何想个方法出来，使举世的人都大彻大悟，免了尘劫才好？因此，她的思路越想越远，凝神静坐，好似入定的一般。

正在出神的当儿，那一片很和悦的蝉声，忽然急躁起来，似乎遇到了什么侵袭。这一来，妙善公主心上一惊，把遐思收住，循着叫声寻去。只见一根绿枝上，一只鸣蝉抱在枝头嘶声极叫，旁边另有一只螳螂，两把螳斧已将那只蝉抓得牢牢的，昂起了细长的头颈，正待去咬来吃哩！

妙善公主见了如此情形，暗想：“那只蝉分明是在那里向我求救，我若坐视时，它的一条命就断送在螳螂爪牙之下了。

好得那枝垂条并不算高，站在石凳上尽管攀得够。”她于是便不迟疑，走将过去，立到石凳上，一伸手就去捉那螳螂。螳螂见有人来，急撇了蝉，举起它一对利斧来斫公主的手。那只蝉得了如此一个好机会，嘒的一声，刷翅飞去。公主看得一呆，那只右手正待抓住螳螂，现在见蝉已飞去，不劳再去捉它，欲将小手缩回。不料在此一转念之间，那螳螂的利斧却毫不留情地斫住了她的手背，使劲地一拖，早深入皮肉，拖出两条一寸多长的血路。鲜红的血。直冒出来。

公主当时受了此创，痛彻心肺。不料手上一吃痛，眼前就是一暗，两只腿随之酸软起来，一个站脚不稳，倒栽葱一般跌下石凳去。这一跌非同小可，右额角正磕着一块石子，成了一个小小窟窿，左足踝又损在树根之上，扭脱了骹，头上血流如注。

妙善公主如何经得此等创痛，故立刻晕厥过去，不省人事。直到觉得满身疼痛醒过来时，已在寝宫的卧榻上。妙庄王和宝德后等都守在旁边，大家都现着手忙脚乱的情形，见她苏醒都道，“好了，好了！如今清醒过来了！”公主才想起刚才的事情，觉得痛得难熬，不禁哼呼呻吟起来。

读者诸君，你道她昏倒在绿柳树下，如何会到寝宫？原来宝德后独自坐在宫中，好久不见妙善的踪迹，心上十分记惦，便命宫女到园中寻找，找到树下，见她满头是血，昏迷不醒地跌在地上。于是忙了手脚，急急奔回宫中告诉了宝德

后。大家才七手八脚用软垫将她抬回宫中，敷上止血药，裹了疮口，好容易待她苏醒过来。

当下妙庄王便向她问道：“儿啊！你如何跌得这般模样？如今又觉得身子怎样？快快告诉给为父的知道。”

妙善公主虽然心惮妙庄王的严威，明知说了出来，一定要受到埋怨。但她生性就诚实，不肯打半句谎话，硬着头皮将刚才驱螳螂救蝉，以及跌扑的情形，是一是二地讲了出来。

妙庄王听了，不觉摇头咂嘴地说道：“儿啊！我不是常常向你说，叫你不要干这些无益之事，你偏不肯听人。今天为救一个鸣蝉，就跌得这般模样，岂不是自讨苦吃么？俗话说得好，叫做‘吃一番苦，学一回乖’，今天，你既然吃了这么一个大苦，往后去总该牢记，不要再任性地胡闹了。”

公主闻言，只得连应两个是字，接着又呻吟起来。

此时，宝德后见了她那种痛苦的神情，十分伤心，也向她问道：“儿啊！你如今到底觉痛得如何？”

公主忍着痛答道：“满身都有些疼痛，只是右额与左足踝痛得更厉害，左足踝还有点象脱落的一般哩！”

娘娘使用手去在左足踝上——摸，骨骱果然不衔接了，急得直跳起来，连说：“怎好？怎好？”

妙庄王便传旨去宣了一位大夫入宫，替她接骨上骱，又开了药方给她吃，忙乱了好一会，疼痛少止，悠悠地睡去，大家方才定心。妙善公主这么一睡，就是个把月不能起身，缠绵床褥，竟似生了一场大病。若在旁人，以为蝉和螳螂的缘故，累自己吃如此大苦，一定要生怨恨之心。可是这位公主却大大不然，她一些儿也不懊恨，反以为如此一来，身体上虽吃了点苦，心中却得到万分的安慰，缠绵在床第中，并不感受到多少痛苦。

一月之后，渐渐地起坐步履如常，足踝上的伤，已经完全好了。其余如手背上被螳螂抓伤等轻微的伤痕，也都退尽。只有右额角的创处，还不肯合口。大家又不免求取好药给她敷搽，又经过了好多日子，才算收口。但额角边却平添了一个龙眼大小的黑瘢，好似美玉上有了瑕疵，很不雅观。

宝德后见了此瘢，心中甚是不悦，向妙庄王说道：“好好一个如花似玉的美貌女孩子，现在额上有了一个瘢，岂不损了美观？我想国中不乏善医之人，陛下

又贵为一国之君，若是降旨招求，找个灵验方儿，来治女儿的创痍，想来不是难事。陛下何不下诏试试呢？”

妙庄王听了，点头称是。次日临朝，真的降旨广求治痍的良方。此旨一下，国中的大夫希图重赏，争着进献方药，端的络绎不绝。可是依他们的方法试去，一连试了几十种方药，竟没有丝毫应验。妙庄王心上不悦，以如此一座大国，竟都是些庸医，没有一个有本领的人物。看来女儿额上的痍痕，是终于没法子除去的了，美玉微瑕，怎不教人惋惜！

他启顾地着恼，事有凑巧，此时却来了一位奇人。正是：

莫愁瑕不去，尚待有缘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四回 留偈语暗藏后事 感死生了悟禅机

话说妙庄王因为得不到良好方药退去妙善公主额上痍痕，心中老大不悦。他就立意要把国内的医生，一齐驱逐出境，不准在兴林国内存身，以免百姓受他们的欺骗。他曾将此意与阿那罗丞相商量过，在他恨不得立刻实行，还亏阿那罗多方相劝，才算定下七天的限期。如其七天之内，再没人医得好公主头上的痍痕，就实行驱逐医生。

这一个消息传出朝去，把一班靠医吃饭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叫苦连天，只希望苍天保佑，降个奇人来，治了公主的疾患，免得医人受流离之苦。可是这种希望，如何会有应验呢？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兀自没个好消息。再过一天，依然是石沉大海，那一班医生的苦心焦思，真是与日俱增。转眼之间，已到了第七天，只剩这短短的期限，希望自然是格外少了。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大家希望垂绝之时，妙庄王召见阿那罗丞相，商议下驱逐医生的旨意。忽黄门上殿奏称：“朝门之外，现有一位青年书生要见我王，说是他有方法治三公主的疾患，待我王旨下。”

妙庄王为了此事，心上异常不快，现在听说有人能治，自然欢喜，便命宣书生上殿相见。

黄门去不多时，带一位青年上殿。妙庄王举眼将他一看，只见生得风流儒雅，相貌端庄，态度大方，好一个青年学子！当下书生行过大礼，妙庄王赐锦墩给他坐下，开言问道：“卿家姓甚名谁，家居何处？从实详细说来。”

青年躬身答道：“草民楼那富律，在南方多宝山居住，向来采药研医，专替人家救治疾苦。今番闻说公主额上瘢痕，医治无效，我王大发雷霆，意欲尽驱国内诸医，草民想此辈虽属庸劣无能，其实公主这种疾患，确非庸流所能治，尽行驱逐，未免有点冤枉，故特地赶来，向我王陈述。路远来迟，还望我王恕罪。”

妙庄王听了此话，发声冷笑道：“好大胆的书生，我道你来献什么灵丹妙药，却原来是替那一班庸医做说客的，就该治个妄上之罪。”

楼那富律也微笑道：“灵丹妙药倒是有的。我王既欲治草民之罪，草民却就不说。”

妙庄王道：“你且说来，果然治得公主，无罪有功。倘然不灵，就是欺骗孤家，两罪俱罚，决不宽恕！如有灵丹妙药，快快拿来。”

楼那富律打个哈哈道，“我王到底是贵人，不知高低。这是何等之事，谈何容易！你道公主的疾患，是寻常药物所能治得么？”

妙庄王听他如此三真七假地说着，心上有些发怒，厉声说道，“不是凡药可治，难道要仙丹不成？如此，不遇真仙，依然治不得公主。看你这么一个小小书生，难道会有仙丹吗？”

楼那富律点头说道：“毕竟我王聪明，若说此物，虽然也出在人间，多少却带些仙佛灵根，草民有虽没有，知却是知道的。”

妙庄王道：“光是知道有什么用？寻求不到，仍旧是枉费劳心，有何益处？”

楼那富律道：“凡事只要有虔诚的真心，肉身还可以成佛，莫说这人间所有的东西，如何会寻求不到？”

当下阿那罗丞相躬身向妙庄王道：“老臣眼看此人，却有点来历，他的言语，也似乎可信。倒不如着他讲个明白，再作计较，或者竟能有效的。”

妙庄王点了点头，又向楼那富律说道：“兀那书生，你且不要三真七假地说废话，果真有什么灵药，此药产于何处？如何寻求？快快详细说与我知道，好着人去寻求，倘使果真将三公主的瘢痕除去时，我一定重加封赏，酬你的功劳，决不有负你的。你如今不必再恁般吞吞吐吐了。”

楼那富律这才正颜厉色地说道：“草民何敢戏负我王？刚才只因我王信心未坚，故不愿说。如今既蒙我王不再狐疑，自当说个明白。草民所说的东西，不是他物，却是一本莲花罢了。”

妙庄王哈哈大笑道，“此物何奇？现在御花园荷池中，宝贵育莲不下万本，要一本有何难处？值得如此大惊小怪！”

楼那富律双手乱摇道：“非也，非也！那种青莲，莫说万本，就是百万本也一般地不中用。草民所说的莲花，不长在池中，却生在山上，根不沾泥，叶不染尘，冒雪而开，闻声而隐。如得此花一瓣，公主的疾患，不难立刻痊愈。”

妙庄王听了此话，哪里肯信，连连摇头道：“这分明是你编造出来的谎话欺人，世上哪有如此的莲花？”

楼那富律接口道：“有却是，只是少有。从古到今，一共只有三朵；一朵被王母移上天宫，种入瑶池，一朵被佛祖带往西方，做了莲台，还有一朵流落人间，专待有缘的人哩！”

妙庄王道：“如此说来，此莲花终非凡人能够得到，说了半天，还是白费唇舌。毕竟这流落人间的一朵，在于何处？如何才可以弄得到？你且说说看。”

楼那富律道，“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此间东南有座须弥山，居中有座笔陡高峰，唤做雪莲峰，那流落下的一朵莲花，就生长在此峰的冰窖雪窟之中。山下有时可以望见，白云环护，香雾远闻，委实是件宝物。若要求取此物，无缘之人，虽吃尽千辛万苦，也不得到手，若是有缘的人，只要一念诚心，不避艰苦，迟早总会如愿。”

妙庄王沉思了一会，摇头道：“不对，不对！你既然知道莲花的下落，以及许多好处，难道你就不能发一愿之诚，前往求取？反来此间饶舌何为？这分明全是一派胡言乱道，还是替一众医生做说客，来到孤家面前捣鬼。如今我也不必与你分说，权且将你监下，待我派人往须弥山雪莲峰下探个明白，得了回报，若果真有此物发现，那时用上宾之礼相待。倘若没有此物的话，那就休怪我执法如山，不肯饶你性命。”

楼那富律连声称好，又道：“既然如此，那驱逐医生出境的事，也得暂缓，待见了分晓再说。”

妙庄王也答应了下来，当下便吩咐将楼那富律软禁起来，好好款待，一面便和阿那罗商量采莲的人选。

阿那罗道：“这倒是个难题，一来此去须弥山遥远，广漠高原，深林绝壑，奇险百端，非是个勇武绝伦，胆识俱佳的人，如何去得？再有一层，此人还得是心腹，否则难免路上畏难躲避，造言虚报。故请我王三思。”

妙庄王低头沉思，一时也想不出一个相当人物，便道：“此事待明日早朝，召集文武共同商议，再行定夺。”说罢便退入宫中，阿那罗也下殿回归府第不提。

次日早朝，百官齐集殿上，行过了礼，分班站定。妙庄王便将以上事情，向大家说了一遍，问谁可去得？当时即有值殿将军迦叶愿往。此人在武臣中好算得智勇双全，的确当得此任，妙庄王甚为喜悦，赐了三杯御酒壮行。

迦叶这一队人马，在广漠中一路行去，端的是十分艰难，万般困苦。晓行夜宿一连半月有余，方才看得清须弥山各峰的雪顶。你道为何峰峰都是雪顶？原来须弥的山峰，高可接天，上面的气候实在寒冷不过，就在盛暑之时，也比了平地的冬天要冷上两倍。故冬令下了雪，积将起来，永远没有融化的机会，因此山顶就成了一白无垠，远远地望上去，好象有许多白头老人，参差并立着一般，别是一种奇观。

这一队人既然近了须弥山，一个个都非常欢喜，进行也更是迅速。如此不止一日，已到了须弥山的北麓。可是在团近十里之内，却找不到一个部落，却又不知道三五十个高峰之中，哪一座是雪莲峰，真弄得信都没有问处。天色又是不早，势难走，于是迦叶带着这一队从人，拣了个僻静所在，搭下篷帐，权且歇宿一宵，预备到了第二天再行设法寻访。

大家饱餐一顿，各就篷帐休息。迦叶有事在心，兀自不能入睡，翻来复去，好生不自在。于是便披了一件长毛大氅，佩了一口长剑，独自走出帐外，观赏这须弥山下的夜景。

他一个人走到树林边，只觉得月暗风高，刺人肌骨。举目远望，只见黑越的长林，在昏沉的月光中摇摆，反是山顶上面，积雪被月光一映，发出耀耀的银光，极为灿烂。迦叶挨着一峰一峰地看去，甚觉有兴。看到居中一峰上，忽觉得光彩有异，心上就是一动，暗忖，这一座峰莫非就是雪莲峰！那异光莫非就是我们欲采的莲花吧？

他怀了此念，便聚精会神地观看，果见有一朵钵盂大的白莲，亭亭地立在积雪里面，奇光果就从莲花上射出。这一喜非同小可，一口气奔回篷帐中，唤醒了一班从人，领着一同出帐观看。那些人都是俗眼凡夫，何曾见过这种奇珍？故一见之下，都欢喜得手舞足蹈，不知不觉地脱口欢呼起来。只大家这么一阵欢呼之下，就惊动了那莲花，竟渐渐地隐到雪中去了。

迦叶才知此物果然是闻声而隐的。当下大家只好回帐安睡，预备第二天再看他一个清楚。



不料它再不出来，一连三五夜不见影响。迦叶知道等也无益，好得今番是奉命来探有无的，如今既有了着落，又大家都看见的，也可以复得命了，于是整队由原路回去。

如此一来一往，前后共历三个多月。不料回到兴林国都，却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迦叶着实惊骇！原来妙庄王后，宝德国母，竟在一月之前逝世，此时举国都哀痛异常。迦叶屈指一计筹，国母辞世的日子，正是自己在须弥山前发现宝莲的时候，暗中不觉有些奇怪，以为如此凑巧，这里边定有什么因缘，决非偶然之事。

当下他安顿好了从人，便径自入朝复命，把沿途险阻以及发现雪中宝莲的详细情形，从头说了一遍。妙庄王在王后新丧之时，心中沉闷不乐，如今听说雪莲有了着落，更增了许多惊悔，勉强向迦叶慰劳了一番，竟悻悻回宫。

论情理，雪莲有了着落，正是一件很可喜的事，他正该喜悦，为何反而惊悔呢？他惊些什么，悔些什么呢？

原来，他惊的是世间果有这一晶的莲花，楼那富律的话并非虚假，足见他是个高人；悔的是不该一时糊涂，非但不信楼那富律的金玉良言，反而将他幽囚受苦，终于被他脱身逃跑了。

慢来！那位楼那富律不是仅予软禁，还优于款待，以待迦叶的回报么？怎么说是幽囚受苦与脱身逃遁呢？这里边却另有一个原因，待我慢慢讲来。

原来，自从迦叶动身之后，楼那富律在初本来软禁在一个花园里，行动很是自由，一切供应也很周到，只不放他走出园门罢了。

隔了没有几天，那位宝德后忽然生起病来。起初不过感到精神欠缺，终日沉睡，但是喊醒了时，却也清清楚楚，并没有什么病状，只是不喜和人谈话，一不谈话，立刻就睡去。妙庄王向她问时，也说没有什么痛苦。

妙庄王不免有些奇怪，为了谨慎起见，即召御医替她诊治。那御医诊察之下，连连摇头，说是“六脉全无，不知何病，无从下药”。妙庄王听了，怎不着急？一连召了好几个医生，却都是一般说法，大家束手无策。

妙庄王急召众大臣商议此事，阿那罗奏道：“前天那个楼那富律，他不是说过在多宝山采药研医的话么？我看此人倒有点来历，也许有奇才异能。现软禁在废园之中，何不将他唤来一问？或者他倒会得治此奇病。”

妙庄王也很以为然，即命人去将楼那富律唤到，问起此病，他说要诊了脉再讲。于是便命内侍带去诊了宝德后，经过了约有半个时辰，方才回到外面。

妙庄王一见，急问：“如何，如何？你可会医得此病？”

楼那富律摇着头答道：“不行了，不行了！六脉全无，这就是魂升魄降之兆。草民在初按的时候，也当是六脉全绝，但照例就不会生存着，很觉奇怪！后来仔细一按，却原来六脉还有游丝般的一缕，隐伏着若断若续，所以还不至于马上就升天。

可是神魄已经离了躯体，至多不过七天的寿命。这大概是前孽未满，还要受几天床席之灾，才得咽气哩！”

妙庄王听了，心上好似油煎的一般，含着两眶眼泪说道：“你且莫讲这些无益之话；我只问你，此病毕竟何从而起？现在可有什么医治的方法？快快说来，好救王后的性命。”

楼那富律摇头叹息道：“不行，不行！若要医此病，除非佛祖家中药，老君炉内丹，或者可以重生魂魄，得庆重生。若要靠凡间的医药，却是无能为力的了。我王不必再存着万一的希望，还是快些替她预备后事吧！

“至于此病的起因，却非三天两天之事，说来很长，待草民从头说来。人生入世，到了智识开时，就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感于内；色、声、香、味、触、法六贼诱于外，把一片混然凝聚的精气神，扰乱得分崩离析，不能相驭。故人生短如一场春梦，上寿也不过百年，到得精气神完全散失时，就不免长眠不起。

“况且国母生长富贵，在表面上看来，自然条件都比常人好。可是这七情六贼的侵袭，也比了常人来得凶；精气神的崩离，也格外来得快。平日间妄自杀生，以充口腹，造下许多恶业，才有这许多日子的床席之灾，只待业满，便自然咽气了。若问这个病名，就叫做七情六欲之症，是无药可救的。”

妙庄王听了楼那富律这一番言辞，不觉大怒道：“你不会治此奇症，倒也罢了。如何却编造出此等话来，自掩庸陋、侮辱国母，还当了得？左右，与我将这厉口的贼，绑去斩了，看他还敢胡说。”

当下两旁武士一声答应，便过来七手八脚地将楼那富律五花大绑，捆个结实，簇拥着向殿外走。楼那富律的性命正在千钧一发之时，忽见班中闪出阿那罗匍匐案前奏道：“臣愿我王暂息雷霆之怒，听臣一言！楼那富律此人，胡言乱道，罪

固应诛。但现在国母得此奇病，尚未得个治法，反在此时杀人，似乎有点不吉，何苦自讨忤钝？依臣愚见，倒不如权且赦了他，别商救治的方法。”

妙庄王道：“既然老卿家替他讨情，都看你的分上饶了他。但是，死罪可恕，活罪难饶，给我推回来，重打二百大棒，然后发到死囚牢里受罪。”

阿那罗几句话，总算救下了他一条性命，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归班侍立。众武士将楼那富律松了绑，按倒在地，结实打了二百大棒，押下殿去，送到死囚牢里，钉上镣铐，穿上铁链，让去受罪。

不料到第六天的夜间，狱官查监到楼那富律所坐的地方，不觉大吃一惊！哪里还有他的踪迹，只见那镣铐铁链都折毁了抛在地上，坐板上放着一张纸条儿，写着四句歌偈道：

妙法从来净六根，善缘终可化元真，  
观空观色都无觉，音若能闻总去寻。

话说宝德后自从那一天诸医束手之后，虽由大家定了一张滋补的药方配给她吃，但是终究象浇在石头上一一般，丝毫不发生效力，却越显得力疲神瞀的神情，一天不是一天，直到九月十九这一天晚上，竟伸伸腿，瞪瞪眼，与世长辞了。

当时妙庄王心悲意乱，一切事物统由各大臣治理，忙乱一场，不在话下。那楼那富律失踪一件事，自然也不追究。

过了几天，妙庄王忽然想起楼那富律留下的那首歌偈，取来读之再四，终觉得可解不可解之间，有些玄妙莫测：那四句却是并行横写的，无意之间，忽悟到是藏头隐语。第一、第二两句的头上，明明嵌着三公主的芳名“妙善”二字，三、四两句的头上，却是观音二字，又不得一个解释。他想：“观是用眼的，声音只可用耳去听，眼睛是看不见的，这二字如何连用在一起呢？”

妙庄王对于这四句偈语，虽得不到确当的解释，但心中却知道楼那富律此人，决非寻常之辈，故能脱了锁械，如神龙般地破空而去。可是他既然脱逃了，总不见得会重新回来，想他也是没用，只索放过了此念。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梦见佛容喜出望外 违逆父命罚作灌园

其时妙善公主年纪虽只有七岁，但夙根甚深，天性独厚，一见母病，心上就焦虑万分，终日求神问卜吁地呼天，愿折自己的寿算，以延母亲的寿命。但是宝德后大限已尽，任你如何求祷，终于一些儿应验也没有，三位公主日夜侍奉汤药，陪伴着时刻不离，直到她弥留之际：

宝德后握了妙善公主的手，有气无力地说道：“儿啊！为娘的等不到你长成，半途抛撇了你，是多么伤心啊！为娘的死后，你须善事父王，不要再使那平日执拗的脾气，使你父王多增伤感！”说到这里，便哽咽着不能成声。

妙善公主听了此话，正如万箭穿心，忍不住两股热泪直淌下来，忽然眼前一暗，晕倒在地。宝德王后且就在这一霎间，长辞人世了！

当时大家将妙善公主唤醒过，不免悲伤痛哭。在许多人里面，除了妙庄王以外，要算妙善公主哀毁最甚。她在哀毁之中，却又了悟了一片禅机。她想，母亲生我育我，辛辛苦苦，一直把我抚养到这般大，恩深德重，如今丝毫没有报得，她已弃我而去。这深重的罪孽，如何可以消得呢？

她灵机一动，想起了慈悲的佛祖。她想，佛法能超越三界十方，救度一切苦厄，使同登乐土，最具神通。如今欲报答慈母深恩和忏自己的罪孽，只有向这一条路上去求。她存了此心，便发愿修行，舍身佛门。在当时，却也并不将己意告人，惟终日诵经礼佛，把长日光阴，都消磨在经卷里面。

可巧她有个寡姨，也是个虔诚奉佛之人，现在宫中做她的保姆，二人聚在一起，端的是水乳交融，有了伴侣，越感到清修之趣。

但是妙音、妙元二人，看了她们的行事，老大的不以为然，背地里自然不免笑她们痴顽，“生在王宫之中，大富大贵，却有了福不要享，反作此空心之想，岂不令人齿冷？”有时也在妙庄王面前絮聒着。

在初，妙庄王心烦虑乱，也没有闲心绪去问这些细事，以为这一种也是消遣方法，倒可免再去救蝉葬蚁，闹出意外危险，只索由她。但没想到这位妙善公主却早已舍身佛门，发愿修持到底了。

那一天，妙善公主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矐眈之间，忽觉满屋三间大放光明。光明之中涌现出佛祖庄严宝相：丈六金身，顶上舍利放光，脚下莲花遮地。妙善见了，便倒身下拜，请求佛祖指点迷津。

佛祖道：“尘劫未消，苦难未受，如何使得成道？只是能够坚心耐苦，修持下去，心境自能逐渐朗澈，到得净如明镜时，一切都能了悟。”

妙善又问成道的日期，佛祖道：“早哩，早哩！只待你取得须弥山上白莲花，有人送你白玉净水瓶，那才是你成道之时。记着，记着！”

说罢这几句话，就觉金光收敛，眼前万象都灭，依旧朦朦胧胧地睡在床上。妙善知道刚才是佛祖显化，特来点化自己的，信心更是坚决。

话说妙善公主因为心中萦绕着佛祖二字，当下便起身向空拜谢指点之恩，然后回到床上。

这一来休想再睡得着，不住地将佛祖所说的话，往复寻思，想到须弥山白莲一事，更是喜出望外。分明以前听父亲说过，楼那富律曾指此物可以医额上瘢痕，且曾派迦叶前往探访过，果然是有此珍品。今番又如此说法，看来这朵白莲花，倒和自己命运有很深切的缘法，要想超凡入圣，势非寻觅到这朵宝物不能成功。

她一路想去，不知不觉已是雄鸡三唱，东方发白。她哪里睡得稳，一骨碌爬起身来，恰好那位保姆也起身入内，大家洗盥过了，妙善公主便将夜来之事，绘声绘色地向保姆细说了一番。她听得目定口呆，喜形于色，合掌当胸，不住地吟诵佛号。

她本来信佛甚虔，现在听了妙善有成道的希望，就存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倘使妙善将来得成正果，自己少不了也有相当的好处。如此一设想，怎不叫她喜出望外呢？

自此之后，妙善公主心中，又平白地嵌上一朵须弥山的白莲花，魂梦之中，时常不期而然地涌现出来。但她也曾想：自己深处宫中，不能外出一步，须弥山又去千里之遥，纵然有了那朵白莲花，又如何可以求得到手？欲仗他人之力吧，却算不得自己的功德，看来此事倒是困难。

忽又回心想道：不对，不对！修道之人，是不知有难字的。越是艰难当前，越是要将难关打破，才会有光明之路，才能超登彼岸，纵然千劫万难当前，也不可贪安趋避。如此一步步做去，缘法来时，莫说相距千里之遥，终必有机会可到，就是再烦难些，也一般可达到愿望的。

她这么一想，便将一切杂念，完全摒弃，一心一意地研究佛家的经典，专等缘法的降临。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数易寒暑，妙善公主已是十六岁了。

她的功行，自然是与日俱进，从静修达到内观之境，再进便可以入定了。到得此时，心地更觉得光明朗澈，一尘不染。

不料到此却起了一重魔障，你道为何？原来在宝德王后服满之后，妙庄王因为长次两位公主年纪已长，便先后替她们择配，各招了一位驸马，一文一武都是国中著名的英俊少年。但他对于妙善公主的婚事，格外来得注意，因为在前与宝德曾有过传国的说话，如今膝下依旧无子，意欲实践前言。可巧妙善年已长成，此事也急于办理，一方面示意各大臣，叫他们留心物色，一方面便向女儿说明。不料妙善公主一听替她议婚的话头，却大大地吃了一惊，一口回绝父王。只说是情愿终身修道，拯拔苦厄，决计不愿嫁人，并且早已在佛祖前发下愿心，舍身佛门。若然违背了信誓，永堕泥黎，万劫不复。她这一番说话，正把个妙庄王气得白瞪着眼，半晌说不出话来。

隔了好一会儿，才向她开导道：“你不要执迷不悟！你不想世上的人，哪一个没室家之好，琴瑟之欢？岂有放着现成的荣华富贵不要享受，反去修那虚无渺茫的道，妄冀成佛之理？你现在不过是一时受了佛经的蒙惑，闭塞了本性，才至如此，终究是不免要后悔的，还是听了我的好！”

妙善又说道：“孩儿立志已决，要修行到底，一则报父母生育之恩，替父王和已故的母后积些功德，将来好同登正觉；二来孩儿自己忏除恶业，愿替众生受一切苦恼，已发过严誓，决不生懊悔之心。愿父王成全了孩儿的志向，莫要再提婚嫁之事。”妙庄王到此不觉震怒道：“这都是保姆的诱惑，就着保姆解劝公主，限三天之内复命。如其三天之内，仍旧不能将公主劝得回心转意，听从王命，到那时定叫你二人一同受罪，决不宽恕！”

保姆唯唯诺诺，妙庄王便拂袖而去。保姆虽明知这是个大大难题，但王命又岂可违背，只得苦苦解劝公主。哪知她竟是铁石心肠，任你如何也劝不动分毫。说得急了，她便咬钉嚼铁地说道：“千刀万剐，一切都凭处置，只有嫁人却万万不依。”保姆也弄得没了主意，只准备着这身躯受罪罢了。

三天的光阴，转眼就过去了，妙庄王便传保姆来问话，保姆照直说了一番。妙庄王狠狠地说道：“谅来这贱骨丫头，不给些苦水她吃，终究不会觉悟。”使命将妙善公主，贬入御花园，充当蒔花灌园的杂役，倘有过失，另行处罚，非到悔悟前非，顺从王命，不复公主名号，与杂作宫女同样待遇。

这道旨意下来，大家都吃惊异常，但妙善公主却处之坦然，同了保姆，迁到园中居住。清晨起来，便不敢躲懒，凡是汲水浇花，扫地洗桌等事，无一件不是躬自去操作。园中地方又广又大，收拾周到，却非容易，幸得保姆帮同料理，才算省力了些。可是她究竟是娇养惯的，一向深居宫中，百事都有他人侍奉，不用自己操劳，何曾做过这些劳力的工作？不数日间，已弄得手胼足胝，筋疲力竭。

在妙庄王的所以忍心出此，也总以为她一定受不了这种磨折，吃苦之后，自然会回心转意的。不料，妙善公主却是另有一番心肠。她以为修真的人，一定要身历许多魔难，劫满之后，才会成正果。现在生受的痛苦，不过是魔难的开始，算不得多大的困厄。这些些如其受不了，那就永远不会有成道的希望。她打了这么一个主意，非但不回心转意，信道的心，一发坚决，身体上虽受到不少痛苦，心中却闲适。后来做得惯了，竟连劳苦也不觉得了。妙庄王也时常命人暗中伺察她的行动，见她如此，心中兀自气恼，但也可如何。

那一天，恰值妙庄王的小生日，妙善公主清晨入宫祝寿。妙庄王见她乱头粗服，举动之间，竟象一个尼僧，心中好生不自在。及至看了她憔悴的神情，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又有些不忍。当下也不说什么，只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隔了好一会，才向她问道：“儿啊！你受得恁般苦，总该有些醒悟了？”

妙善公主答道：“孩儿没有苦受，经历的一切，皆人生分内之事，算不得苦楚。至于孩儿的心境，一向朗澈，本来没有蒙闭过，无从说到醒悟，还求父王明鉴！”

妙庄王听她如此说法，便冷笑一声，道：“好，好！谅来你苦还没有吃够呢！回头两位姐姐和驸马都要拜寿，我须在园中排筵相待，好好地到来侍候，稍有差池，叫你受用。还不快去与我洒扫来！”

妙善公主领命回到园中，将各处洒扫收拾。本来这座园林，自从由她管理以来，所有各处花木，都栽培得欣欣向荣，生机畅茂，各处的亭台殿阁，都整理得次序井然，十分清洁。今天再加一番洒扫，端的是几净窗明，一尘不染。她和保姆收拾道地，专等妙庄王等到此开筵。

到了停午时候，只听悠悠扬扬的一班宫女前导，后面接着一阵笑语之声，知道他们来了。正是：

清修由我愿，富贵让人骄。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六回 祝寿筵前畅言妙旨 再贬厨下杂做苦工

话说妙善公主将园中整理清洁，时届停午，耳边厢一阵悠悠细乐之声，随风送到。接着又是一片融和的笑语之声，知道他们来了，本来就想迎上去接驾。后来心中一动，想起刚才妙庄王说过，有两位驸马同来，男女有别，贸然出去相见，倒觉不妥。且看二位驸马是否同来，再作计较。于是就在僻静之处站定，暗中观瞧。

只见一队宫女奏着细乐前导，妙庄王居中，大公主妙音，二公主妙元，各挽着驸马的手，依次随在后面，再后面便是一班从人，看他们一个个都是满面春风，喜形于色。妙善公主不觉微微地吁了一口气，暗想，人生上寿不过百年，这种荣华欢乐，能够享得多时？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梦，又何苦呢？当下她见两位驸马果然同来，便一转身，回到佛堂中去，再也不肯出来相见。且按下不表。

再说妙庄王带了一班人，一路向逍遥阁而来，却不见妙善的影子。起初以为她总在阁上相候，不料到了阁上，依然不见，只有保姆一人接驾。妙庄王在阁上坐定，两位公主驸马也赐了座，才开言向保姆问道：“妙善往哪里去了，缘何不来见我？”

保姆与妙善公主相处既久，知道她的脾气，便答道：“公主本则早在园门候驾，后来因见两位驸马随驾同来，因避男女之嫌，这才躲开去的。”

妙庄王道：“胡说！这分明是她目无尊长，故意规避。两位驸马是自己姐夫，相见也该的。难道就能够永远避面吗？快与我去将她传唤到此，若再如此装模装样，我就着人来抓。”

保姆听了，如何敢道个不字，连连答应，连跌带撞地奔下逍遥阁去，直到佛堂，将前话向妙善公主学说了一番。起先妙善还坚执不肯去，经保姆再三苦劝，情知也躲不过，只索硬硬头皮，跟着同走。

到了逍遥阁上，参见了父王和两个姐姐。妙庄王又叫她过去和两个姐夫见礼，这一来，把妙善公主真窘得无处藏身，勉强地各下了一礼，就退立在一旁。她又将阁上四下一瞧，只见一共排列着四席：居中一席，自然是妙庄王；下面上首一席，是大驸马与大公主并肩坐着，下首一席，是二驸马与二公主并肩坐着，最下一席，却一般设着两个位置，都自空着没人坐。她心中免不得狐疑万种，正在独自猜详。

忽见那妙音公主扯了妙元公主，一同走到自己面前，开言说道：“好妹妹，我们自从分手之后，时常地惦记着你。又闻得你因为忤了父王的旨意，被贬谪在这园中受苦，今日相见，果然消瘦到如此地步。这虽说是父王的加罪，算来到底也是你自取的啊！你想，人生在世，为着些什么？荣华富贵，人家求还求不到；你有了，却不要享，岂不是愚蒙透了吗？况且男婚女嫁，这是礼上应得的，如何可以违背？你看我和你二姐姐，现在不是享尽闺房之福吗？别的不说，就是同来同去，同息同游，也就够人艳羡！这不仅做了一个人应当如此，你不看那梁间的燕子，岂非也是双飞双宿的吗？”

说到这里，妙元公主也接口道：“是啊！大姐姐的话，说得一点也不错。我们且将眼前的快乐丢过了不讲，传宗接代也是必要的。倘使世间的女人，都和三妹妹一般见识，人类不就要因而绝灭，那时还成什么世界呢？父王的希望，也就在于



这一点上。故今天也替三妹妹设下一个双座的席儿。你就去坐了末席，虚左以待乘龙客吧！好妹妹，你看见我们两个姐姐面上，也不能再使性执拗了啊！”

说罢妙音妙元各牵着她一条臂膀，想送她入座。不料妙善一听两位姐姐如此一番说话，不觉心头乱跳，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又见她们动手来拉扯，急得她双手一阵乱摇，连吁带喘地说道：“二位姐姐且休动手，听小妹一言。两位姐姐的话，固然是不错，但是对寻常人说的，也就是世俗的见解，却决不是对于修真学道之人说的。世俗之人，看不破的是荣华富贵。因为看不破，就人人都想享受这荣华富贵，于是便倾轧争夺，甚至狡谋暗算，不惜抵死地去争求。争夺到的，又是百无一二，就算争到了，又能够有几时的享受？转眼都成为泡影，又何苦损德败行地争夺那些争不到的呢？就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一切劫夺盗杀的事，都从这里边产生出来，造下弥天大的罪恶。可见荣华富贵，这四个字实是迷人灵台的毒雾，闭人聪明的魔障，也就是沉人的苦海，一堕其中，永不能自拔。

“惟有佛门广大，佛法清静，打破一切魔障，使人澄心绝虑。一念归真，可以修成正觉，六根清静，无人无我，无相无空，永远得大自在。然后发慈悲愿，为众生说法，救度世间一切苦厄，使同归极乐。惟我佛祖，能够与天地并寿，这就是不慕荣华富贵的善果。

“小妹因看破了这些机关，故而才立志皈依我佛，决不再堕尘世的魔障业缘，却并非敢故违父王的意旨。二位姐姐一片真心好意，小妹只有铭诸心版，多替两位姐姐祈福罢了。至于那一席，委实不敢潜坐，一则不成体统，二来小妹生来即茹素，向来未开戒，席上都是荤腥滋腻之品，断断不敢下箸。请二位姐姐坐了用酒，待我来侍候父王就是了。”

妙音、妙元二人，听了她一篇玄妙的解释，似乎含着讽刺，心上都有些不悦，即便各各回座。那位妙庄王本来已带着几分怒气，却未发作，如今听了如此说法，不由将案一拍，骂声：“你这不识抬举的贱骨头！你情愿做下作货，倒也罢了，不合造出这一派胡言乱语来感人，还敢当面冷嘲热讽地连自己的生身父亲和两位同胞的姐姐，也一同骂在里边。好一个修真学佛的公主，你几曾看见无父无君的人，到得极乐国成得活佛来？”

妙善公主道：“父王息怒，孩儿斗胆也不敢犯上。刚才的话委实是从至诚中所发出来的，不料触怒了父王，该死之极，还望恕罪。待孩儿侍候父王饮酒，替父王上寿。”

妙庄王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道：“谁要你这不识抬举的贱骨头假殷勤，不把我气死就够了，提得到上寿吗？”便命左右取了百结鹑衣，髡了随身便服，使她换上，连鞋袜也不准穿，从今日起，发往灶下去充执炊婢女的工作。每日要汲满一卜七石缸清水，两担硬树木柴，一切淘米烧火的事情，都要一身担当，不准他人帮忙。

另派一名宫女，随时监察，如有差池或有偷懒情事，即责打。中间如有闲暇，还得编织细草芒鞋，不得有丝毫偷闲。

妙庄王与妙善公主，毕竟是情关骨肉，所以忍心将她发往灶下受苦，原想使她受须磨折，回心转意，顺从自己的主张。不料这位公主，立志坚决，情愿身体上受尽苦痛，却始终不改变修道的信念。她自从发往灶下之后，清晨起身之后，便去井中汲水，虽然力量不够，还是勉强去做，直到十七石缸水汲满，日已停午，便去淘米烧火。午饭之后，再拿了刀去劈柴，等到规定的柴劈完，早是日暮时分，又要去淘米烧夜饭，一日之间，却没有刹那的闲暇。照这么繁重的工作，就是年轻的壮汉，也必然感到痛苦，何况她是个娇弱的公主呢？不消说要腰痠背折，力尽筋疲了。这么一来，她果然不似灌园时可以按时做她的清课，但她坚决的信心，又怎会因此磨灭？于是她熬忍着身体上的痛苦，在晚饭之后，燃起一炷清香，一方面取过麻皮编织草履，一方面却一念诚心地念佛到夜深了，才就草榻上安眠。

第一天如此，在灶下执役的下人们，还以为她是一鼓作气，勉强忍受，不足为奇。以后却见她每日都是如此，不荒不怠，大家不觉都敬佩起来，很可怜她的处境。就是妙庄王派来监察她的宫女永莲，也向她表示十二分的同情。大家既一致同情于她，自然不再看冷，你去帮她汲水，我去替她劈柴，争相帮她去做事。

有了闲暇，妙善便编织草履，力行不辍。

这正是：立志如金石，宁为挫折渝？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鉴精诚老父回心 愿修行女奴宣誓

转眼之间，她执炊灶下，忽忽已是一年。妙庄王也时常召监察她的宫女永莲问话。无奈永莲已经受了公主的同化，两人已心心相印，自然一味庇护着她，哪里肯说她半句坏话。妙庄王听了，心上虽不以为然，但见她能耐得恁般劳苦，没有怨忿之心，倒也不免有些佩服她的毅力，惟有付之一叹。他也明知前次的希望，是又不会成为事实了，但终究还有些看不破，趁着元宵佳节，宫中闹花灯，长次两位公主入宫庆贺的时候，叫她们再去善言劝导她一番，看是如何！这也不过是尽人事罢了。

二位公主奉命之下，便到妙善公主的卧室中去。姊妹相见之下，自有一番契阔，然后渐渐地谈到正文。妙善公主不等两个姐姐开言，便先说道：“二位姐姐的好意，小妹一概都知道的。只是小妹立志已决，自不能中途改变。如其两位姐姐端的见爱，看在同胞份上，只求在父王面前添句好话，求父王如了小妹修行的夙愿，

拨个寺观给小妹做梵修之地，那就感激不尽。这场功德，胜造七级浮屠，还望二位姐姐成全。”

妙音，妙元二人，见她如此说法，明知劝不醒她，多说也是没用，便略略敷衍了几句，告别出来，见了妙庄王，将前事告诉一番。

临了妙音公主反劝妙庄王道：“依孩儿看来，三妹妹是不会回心转意的了。她到底也是父王亲生之女，与其使她灶下杂作受苦，倒不如成全了她的志愿，竟让她去祝发空门。或许她生有夙根，将来竟会得成正果？万一果能得道，与父王也多少有点好处的。”

二公主妙元，也是一般地从旁相劝，不由妙庄王不回心转意，当下摇了摇头，发声长叹，接着说出一番话来。正是：

精诚能感格，金石亦为开。

话说妙庄王听了妙音、妙元两位公主一番解劝之后，不觉长叹一声说道：“儿啊！你们还只道为父真的忍心叫你三妹妹受苦，却不知为父的另有一片苦心。原想使她受些磨折，抛弃了修行的心念，好好地招一个驸马，共享荣华之乐。不料她的意志，却如此坚决，端的百折不回，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若讲到你家三妹妹，看来是注定要修行的。她自小就是茹素，而且言语举动都带着几分佛家气息，人家说是夙根，或许有的。最奇怪便是三朝庆贺时的怪老人，几句偈语就止了她的哭，还有那个楼那富律临逃时留下藏头偈语，隐嵌着‘妙善观音’四字：凡是这些，似乎都有关系，如今想来都应在她身上，或者她竟有修成正果的希望，也未可知。

“如今是没法使她改变意志的了，只索由她。城外耶摩山下，有座金光明寺，在前本有僧侣住持。后来因为山中出了猛虎，常常出来为害，寺中的僧侣，一个不小心便被猛虎攫食，吓得一班光头，亡魂丧胆，不敢再在寺内居住，四散逃奔到别处存身，这金光明寺就此荒废。以后凡是行脚僧人等过此，也都不顾而去，一来因为寺中没有招待食宿，歇不得脚，二来又怕猛虎伤害，不敢存身。以后便成了习尚，故荒废到今，已有十来年之久，依然没有僧徒法侣，可是虎患早就没有了。如今妙善既要求个舍身之所，这金光明寺正是个绝好的所在。待我命人前往修葺一番，待工竣之后，择了吉日送她入寺便了。”

妙音、妙元二人，听了这一篇话，才明白了妙庄王向日所以命妙善灌园和发往厨下做工的用心。当下大家庆贺令节，不在话下。

到次日，妙庄王果然下旨在国库拨了款项，派定大臣监督，招工兴修金光明寺。那时，妙善公主执炊灶下，本来不知此事，可是宫女永莲最先听到消息，不由得

喜出望外，一路手舞足蹈地奔到妙善公主的寝室，大呼小叫地闯进去，连称：“三公主，喜事来了，”这么一嚷，倒把妙善公主吓得一跳。因为她那时正静坐在佛前，闭目定心，做她的内观功行。忽然被永莲一嚷，乱了心神，又听得喜事二字，怪觉刺耳，亟睁开眼看定永莲道：“有何喜事？值得如此大惊小怪！要不是我，神魂都被你扰出窍去，毕竟何事？快快从头讲来。”

永莲也自觉莽撞，便含笑认错道：“我只因为欢喜过了分，才致如此。不料惊吓了公主，真是万分的罪过。可是这一件事，却是出人意外的呀！如今我且不说，三公主，你是聪明绝顶的人，生就的九窍玲珑心眼儿，这件事我请你猜上一猜，看是中也不中？”

妙善公主闻言也带笑说道：“你这伶俐鬼儿，怪会弄乖巧，叫我又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如何猜得你心中之事呢？你不说也罢了，好在我也刁；一定要知道这闲事，还可以省却些精神哩！”

永莲看她又要合目入定，便道：“我说，我说！原来主上自前次大公主、二公主苦苦相劝之后，他知道你三公主立志坚决，不再阻挠你的意念，听凭三公主舍身空门。又从了二位公主的请求，命将城外耶摩山麓的金光明寺给公主做梵修之地。

三公主呀，你想这不是天大的一桩喜事么？”

妙善公主听了，也兀自欢喜，还恐她的话不尽可靠，便道：“永莲呀，你休要编造了这一套谎言来哄我，我却有些不信。”

永莲发急道：“好公主呀！我奉侍了你这许多时候，何尝有一次哄骗过你来？今番之事，端的千真万确，现已雇匠兴工，修葺金光明寺，还派了大驸马爷做督造大臣哩！好公主，你如其再不相信时，我肯对天立誓。”

妙善公主一听她如此说法，知道永莲刚才的话，完全是真，不由她不喜溢眉宇，合十当胸道：“毕竟父王是仁慈之辈，今番竟成全了我的素志，还大兴土木，重修金光明寺，这一场功德，委实不小，定然会报于将来哩！”

永莲又插嘴道：“此事呢，端的可喜：只是三公主日后往金光明寺修行时，须多招些猎户住在左近才好。”

妙善公主道：“这却为何？猎户与修行有什么关系？”

永莲道：“公主有所不知，那金光明寺以前本有僧徒居住的，后来因为耶摩山中出了猛虎，时常吃食僧人，才将他吓散伙了，至今成为废寺。公主如往那里，万一猛虎重又出现，那便如何是好？”

妙善公主闻言，并不惊惧，含笑说道：“那个不打紧，猛虎是山中之王。能够通灵，故佛祖曾封为巡山夜叉。它所吃的，都是些造孽多端的人物，那些人已失了为人的道理，在猛虎眼光里看来，只当是禽兽，全非人形，故扑来果腹。若是虎眼中看出来是人形的，它决不肯吃，又何况我等是皈依佛祖，一心修行的人呢？”

永莲听了，不觉拍着手呵呵地笑起来，道：“公主呀，这一来你可说错了！从前金光明寺中所住的，都是和尚，也是佛门的弟子，一般地吃素持斋，一般地诵经礼佛，结果就有许多被猛虎所食。难道这班和尚就不成人形？或者还是那巡山夜叉，一时沙灰蒙了眼，才致误食呢？这就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情。”

妙善公主听了此话，不觉哈哈大笑道：“永莲呵！你算得聪明伶俐，这一片禅机，你可是却参不透了？你道只要吃了长斋，每天宣诵宣诵佛号，就可以算得修行，成得正果吗？我且设一个譬喻你听。现在有一个人，斋是吃的，佛是念的，可是另一方面，却在奸淫盗窃，杀人放火的勾当，造成种种恶业，你道这种人能够算是佛门弟子？能够修成正果？在巡山夜叉眼光里看，会得是人形吗？”

“再说和尚在表面上虽然同为佛门弟子，虽然真心修行的，自属不少，但也不是没有禅混子和心术不洁的人在。寻常人犯过，罪孽五分，念佛的人犯了，就要加等变成十分，这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意思。那一班被猛虎吃食的一班和尚，一定有他们的孽根，再不然就是前生的夙孽，否则决不会遭此魔劫的。况且外魔之来，都系自肇，倘然心志专一，外魔是决不会来侵袭你的。故耶摩山中，虽有猛虎，尽管无妨。猛虎自猛虎，我们修行自修行，两下绝不相干，你放心好了。”

永莲听了这一大篇话，似乎心境开朗，点头称善道：“如此，婢子愿随侍三公主一同去出家修行，免除一切尘世的灾障和轮回之劫。”

妙善公主又道：“你的志向，端的可嘉，但是修行一事，谈何容易？在此时，一鼓作气，自然心无二念。万一到将来畏难思退，见异思迁，徒费了一番苦功，依旧是不得成道，那又何苦呢？凡事须要慎始全终，你要修行，可有始终不变的毅力？”

永莲道，“有，有，有！婢子随侍公主有年，难道公主还不知婢子的脾气？若是不信时，待发个誓愿你听。”说着真的朝外跪下，说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一切过往神明，共鉴我心。婢子永莲，如今发愿修行，如有三心两意，半途反悔，雷击火焚，甘心承受。”说罢，磕了三个响头，方才站将起来。

妙善公主看她如此虔诚，又添了一个清修的伴侣，心中十分喜悦。正是：

清修非异事，端在有心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八回 兴土木重修金光寺 定良辰舍身耶摩山

话说妙善公主见永莲当天发了重誓，立志修行，此后又添了个清修的伴侣，心中自是万分欢喜！她从这一天起，情知出家的日子，定然不久，于是便预备一切手续，专等剃度，不在话下。

再说妙庄王自从下旨招工兴修金光明寺，又派了大驸马督工，大兴土木。这消息不久就传遍了通国，一班高手匠人都纷纷来归。还有一班百姓，听说是三公主舍身修道，重修金光明寺，都十分敬佩，表示同情。本来呢，一位国王的公主，安富尊荣的日子不要过，却情愿含辛茹苦，冷冷清清地度此红鱼青磬的生涯，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众百姓既生了敬佩之心，于是争献奇珍异宝，点缀这庄严宝刹。你献宝石雕佛祖伽蓝，我献楠檀做雕梁画栋。故今番修建的材料，都是人民所乐献的。这也因国中连年风调雨顺，百姓富有，输材才如此踊跃。

材料既然丰富，工程的进行自然顺利迅速。况且这座金光明寺，虽然长久无人居住，不免倾圮毁坏，但规模到底尚在，比了凭空建筑，难易也就悬殊。故二月初旬开工，一路风日清和，没有阻碍，到了五月初旬，殿宇禅房已经全工造竣，把一座颓垣败瓦的金光明寺，修建得庄严灿烂，金碧辉煌，黄瓦红墙，十分轩敞。

可是屋宇虽已完工，还有许多雕塑的佛像，还未工竟。又隔了多时，才把里面布置得井井有条，督工的大驸马，复命消差。

妙庄王亲自前往验看，果然十分合意。回宫之后，便命观星司礼等官，分别选择吉日良辰和拟定公主舍身出家礼节，大家又不免一番忙碌。择定六月十九日为公主舍身入寺之日。

十七日行拜别先王陵寝大典，十八日行辞朝大典，十九日清晨辞宫入寺：一切仪仗，都依佛家规程，正午由妙庄王亲到寺中，在佛前举行披剃大礼。一切拟定之后，妙庄王才召见妙善三公主，将各事告诉与她，叫做准备。妙善公主谢了父王成全之德，自去收拾一切，不在话下。

直到十七这天，妙善公主仍旧穿了公主之服饰，坐着宫辇，仪仗执事前呼后拥，出得宫门，一路到王陵而来。祭拜过了历代祖先，祝告一番，不外叙述出家的原因和自责的话，献酒奠帛，然后打道回宫。城中百姓，先已知晓，故路上瞻仰公主玉容的，着实不少，宫辇过处，欢声雷动。妙善公主在辇中，只是含着笑容，合十当胸，算是与众人答礼。

至次晨，妙庄王照例身登宝座，见过文武百官，忽黄门官入奏，三公主在午门辞朝。妙庄王便命宣上殿来。不多一会儿，公主上殿，行过嵩呼大礼，匍匐金阶启道：“臣儿不孝，只因一念礼佛，未能常侍父王左右，‘罪该寸磔，惟愿仗佛祖法力，替父王增福益寿。明日为舍身之时，故今日特来辞驾，愿父王万寿无量！”

妙庄王一听此话，心中着实难受，好比刀钻箭射一般，险些儿淌出两行老泪来。你想亲生的这么一位聪明伶俐的公主，好容易抚育成人，现在都要与自己断绝关系，舍身出家，怎教他不难受呢？当下勉强地忍住了泪，向妙善公主安慰勉励了几句，使命用自己的御辇送公主回宫。

妙善公主虽然立志坚决，可是十多年父母之情，也不能抛撇干净，倒也觉得有些依依不舍。回到宫中之后，坐不多一会，长公主妙音，二公主妙元也都来了。大家手足情深，又不免殷勤叙话一番，直到薄暮方始别去。

妙善公主一切在事前早已布置妥当，故此时倒反没有事干。此去的伴侣，除了保姆和永莲二人之外，那灶下也有十来个人愿跟去替三公主执役。她们也不管主上准许不准许，各自拾掇着，预备明天随三公主一同出宫，故这班人却忙碌起来。

这一来是妙善为人和善，大家心悦诚服；二来那一班人多少有一点夙根，故愿抛撇了繁华，去过那冷淡的生活。

一宿无话，直到来朝五更起身，洗盥已毕，公主因为此时尚未受剃，故仍旧穿宫装，晨曦微茫中，早有宫女报称：“执事已齐，请公主示下。”妙善公主又向宫门行了大礼，正待到妙庄王寝宫辞驾，忽妙音、妙元两位公主走来，同声说道：“我等奉父王之命，特来相送三妹妹。父王且说不必入宫辞驾了。”

妙善公主又向寝宫遥遥拜了九拜，然后方与两位姐姐拜别，到底是同胞姊妹，终不免依依难舍，叙了一番衷曲，方才黯然登辇。长次二公主也乘辇在后相送。

一路直出宫门，就钟鸣鼓响，梵乐悠扬，幡幢前导，羽葆后随，一对对提炉，燃着诸品名香，香烟袅绕，直透九霄，一对对花篮，插着百样奇花，香风结聚。保姆与永莲，一个手执白玉如意，一个手执麈尾拂尘，分侍宝辇左右。值殿将军迦叶，带着三百御林军，随辇护送，长次二位公主的宝辇，也自有宫娥彩女簇拥。

这一天，六街三市的人，拥挤得不堪设想，因为大家事前知道今天是三公主舍身入寺的日子。一清早就有许多人在要道侍候，都要一睹容光，并且有许多人带了鲜花珍草，预备献给公主。后来愈聚愈多，把由王宫到金光明寺的一条大路，挤得只见人头，真个是万人空巷，举国若狂了。

公主宝辇过处，大家都欢呼舞蹈，争着将鲜花异草向辇中抛去，虽经御林军驱逐，也休想赶得散他们。宝辇行得没有多少路，辇中的鲜花，已堆得满满，远望上去，好象全是鲜花扎成的一般，香气氤氲，好一派景象。

一路上出得城关，缓缓向耶摩山麓进发，公主坐在辇中，远望那座耶摩山，虽算不得十分高峻，却也生得雄奇秀丽，兼而有之。距城约有十里之遥，地绝尘嚣，天生是绝好修真之地。

行行重行行，已到山前，转过一个山坳，再抬眼望时，眼前就是一亮，只见面前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山门，里边一条白石砌成的甬道，直达天王殿前。红墙四面环护，屋面都是用金色琉璃瓦盖就，此时朝阳射在上面，只见万道金蛇，缭绕空际，耀目生辉，真是庄严灿烂，无与伦比，

妙善公主到了山门，便下辇步行，到天王殿礼过四大天王、弥勒、韦驮，再进来便是一片极大的广场。场上苍松古柏，如螭蟠龙斗，翠盖张天。上面便是一座白石砌成的法台，台后便是大雄宝殿。那时台旁对立着两行毗丘尼，约有三十余人，见公主驾到，都排开闲人，鱼贯下台迎接。这原来是各处尼僧，听得公主舍身本寺，故特来挂搭常住的。当下，台上台下本挤着不少闲人，如今见公主到来：都向四下让开，两队尼僧就迎公主上了大雄宝殿。

此时殿上钟鸣鼓响，案上宝烛通明，炉内香烟缭绕，红鱼各各，青磬丁丁，大家瞑目合十，高诵楞严。公主礼过世尊。一卷经毕，才由众尼僧引领，来到禅堂休息。众尼僧逐一参谒，报过法名，一方面端上香茗，给公主解渴。

此时一班闲人，又都挤到禅堂外面，喧喧嚷嚷，闹成一片。幸而闻得妙庄王驾到，大家恐干罪戾，方才向外散去。正是：

今朝归佛座，他日度芸芸。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九回 试金刀斩断六根 功行满心上莲生

话说妙善公主听得父王驾到，即忙站起身来，带领了一班尼僧，鱼贯地出了禅堂，一直来到山门，预备接驾。大约候了一个时辰，才见清道的飞骑赶到，接着护卫执事蜂拥而来，提炉香袅，御盖风摇，王驾已到，大臣追随于后。三位公主带了一众尼僧，当道跪拜迎驾，那班观礼的百姓，也都匍匐道旁，肃静无哗。

妙庄王的御辇，直到天王殿前停下，出了辇，便径往禅堂休息，众大臣都在外边侍候，三位公主又重新见过驾，分侍左右。坐了一会，妙庄王使命各殿点齐清香



明烛，待我先行拈香，然后替三公主剃度。下面一声答应，隔不多时，报说已预备停妥。

妙庄王便起身，带了三位公主先行来到正殿，文武百官后随。正殿拈过香，又到罗汉堂，又到伽蓝阁，都拈过了。其余天王殿等处，派各大臣代拈，然后回到大雄宝殿。

一班尼僧已撞钟击鼓，朗声念佛，妙庄王在偏首里坐下。

妙音公主站立上首，手中捧定玉盘，盘中放着一把锋利金刀；妙元公主站在下首，手中捧定一个钵盂，盂中盛着半盂清水；保姆、永莲也分立两旁，一个手中捧着黄色袈裟，一个手中拿着僧鞋僧帽；大家都凝神屏息，眼观鼻，鼻观心，寂静无声。那时三公主已到僧房中换了平民服饰，杂在尼僧队中，一同念着法赞。

观象官上殿，奏称良辰已到，妙庄王便命宣妙善公主上殿，奉行大典。那时，自有执事人等打着一对长幡，携着一对提炉，到尼僧队里引了三公主来到妙庄王面前，跪拜如仪。

妙庄王开言道：“儿啊！此时我和你还是父女，隔一会就是陌路人了！但愿你出家之后，坚心修行，光大佛门，使后世敬仰。更愿你能够得道正果，肉身成佛！更愿广布佛法，救度世人！如今你且到佛祖跟前去虔诚发过愿心，然后待为父的替你剃度。”

公主又拜了三拜，站起身来，走到佛座之前，倒身下拜，默默通诚祝告，发过了愿心。然后回到妙庄王跟前跪下，妙庄王在白玉盘中取过金刀，一面将妙善公主的头发向四下分开，使披下露出顶门，一面就在她顶门上剃了三刀。这么一来，不由他一阵心酸，两股热泪，破眶而出，手中的刀，震震欲坠，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

旁边的执事尼僧，见了如此情形，生怕金刀堕地，便跪上一步，在妙庄王手中接过刀来：将妙善公主的头发，一阵“苏苏”的剃，瞬息之间，已变成一个光头。

妙庄王于是又在二公主手里取过手巾，从钵盂中蘸了清水。在光头上揩拭一周，又亲自取过袈裟，替她披上，又赐了僧帽。妙善当场换好，合十拜过了妙庄王，站起身来重又参拜佛祖。此时她竟与众尼僧一般无二。

妙庄王睹此情形，不忍久留，便命排驾回宫，二位公主跟随在后。妙善率领群尼，一直送到天王殿外，各各匍匐于地。

妙善口称：“贫尼妙善率领合寺僧尼，恭送我王御驾，愿我王万寿无疆！”

妙庄王与两位公主，一听如此称呼，心上又不由得一阵说不出的难受，话也哽住了说不出，只将手招了一招，各自登辇而去。妙善见他们去远了，才站起身来，带领群尼回到寺中不表。

再说那一班观礼的百姓们，见如此大典已告完毕，再没有什么可看了，便也扶老携幼，呼男觅女地纷纷散去，寺中才清静下来。

从此以后，妙善公主竟变了妙善大师，安心住在金光明寺中，虔诚修行。

光阴荏苒，一转眼又是三年。那一日，大师正在打坐，方将入定，忽似有两人对话道：“灵台上莲花开否？”另一人道：“开了，开了！只少一位菩萨。”大师暗暗道声：“不好！什么外魔，敢来相袭。”急急收束心神归舍，却见自己一颗心，变成一朵半开的白莲，莲花上面跌坐着一位菩萨的法身，低眉合眼。仔细看时，那位菩萨，却就是自己化身。不由得一欢喜，这眼前的景象，完全绝灭，仍旧安坐在禅床上面。

妙善大师明知就里机关，也不向人说破，第二天朝上，做完课诵，才对大家说道：“我前蒙佛祖显化指点，曾说过，如要证果，定要须弥山上雪莲花做引。我想，我自从舍身以来，闭门苦修，并未出去朝过名山，如何有得到雪莲之日？故现在决计往朝须弥，顺便寻访白莲。你等在此好生修行，将来少不得都有好处。”

大家听了，觉得突兀，不免面面相觑。那位保姆和永莲听了，都赞成此说，并且她二人愿意做伴前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了因缘往朝须弥山 施米谷安度神鸦岭

再说妙善大师等三人，离了耶摩山金光明寺，取道向东而行，一路上晓行夜宿，腹中饥饿，便拣着有人家处化斋果腹，一连数日，倒也安然无事。

直到第七天午后，走到一个所在，前面一座高山阻路，山势异常险峻，四望无路，唯靠南一条羊肠小道，似乎可以行走。

三人自然择有路的地方走。却忘了须弥山是在东北，因此误了路程。

当下走入深山，上高下低，颠簸得十分困苦，却又越走越深，不知何时得出。三人抱定不屈不挠的毅力，一路前行，看看天色将黑，便找了一个石崖，权且度夜，幸而没有遇见什么。

到了次日，天色黎明，才背负行装，向前赶路，又整整走了一日，方才出得山口。她们还只道所行的方向是正东，不料这一座山坡是迤南的，依山向走去，却是一直往东南，不知不觉，越走目的地越远。

如此又是五、七日，遇到一村人家。因天晚前去借宿，就逢着一位花甲老人，把她们留到家中。供斋已毕，问起她们意欲何往？妙善大师说明一切，老人不觉呆了一呆道，“你们欲往须弥山，可是走错路了。你们来时，不应出戒首山南谷，一直沿山向北而去，转过山嘴，有条大路，是往须弥山的捷径。你们却为何不走那边，却出南谷，就走岔了一直向南来，才到此地，已多走了三百里。若不遇老夫，你们还越走越岔哩！”

三人听了此话，都面面相觑。永莲插言道：“老丈啊，如此说来，我们得走回头路，仍过南谷，再向北行了。”

老者道：“这倒不必，你不知世上的路，原是路路相通的，不过远些近些罢了。况且南谷那面，不是平安之路，深山中豺狼虎豹，哪一件没有？常人都须结了大队，才敢出入。你们来时得平安到此，已经是万幸了。难道又回去送入虎狼口中吗？”

妙善大师合掌当胸，念声“阿弥陀佛”，然后向老者说道：“老丈啊，多承指教，感激不尽。现在只求你老人家大发慈悲，指引一条上须弥山的正路，使我等得早日朝山，圆满功行，那才戴德无涯哩！”

老者道：“这个有何不可？明天你等由此出去，一直向东北大道而行，五十里之外有座高山，名叫神鸦岭，越过此岭，一直落北走去，再走三百里路程，转向正东，就是上须弥山的正路了。“可是这座神鸦岭，极不易过。因为山上有一群神鸦，共有二、三百只，比了鹰隼还要大，性极猛鸷。山下乡村人家，逢到祭祀的时候，所有的祭肉，并不煮食，却用来占卜吉凶祸福。占卜的方法，也很奇特，便于撒祭之后，将所有的祭肉，完全抛弃在山麓之下，如撒下时就有乌鸦来争食，乃大吉之兆，如当时没有乌鸦来吃，第二天便去探视，祭肉没有了，认为神鸦食去，此是中平之兆；若祭肉丢在那里，三天内仍没有被神鸦吃去，那是大凶之兆，他们一定要将肉脔切去喂猪狗，算是祓除不祥之意。因此就养成神鸦食肉的习惯，倘在平时无祭肉可吃，那群神鸦就在山中搜捕野兽来充饥，若是有人在山中走，神鸦饥饿时，也会将人啄死，共同分食。

“那里还有一个风气，就是对于神鸦的尊敬，比了敬天地还要厉害。故神鸦虽攫食人畜，都不敢去赶逐；猎人的弓矢，也不敢加于神鸦。山中的野兽，到底有限，被吃的吃了，逃跑的逃跑了，因此吃人便成了常事。人在被啄的时候，连抗拒都不敢抗拒，凭一群鸦分尸果腹。如有人被鸦吃了，大家指此人一定有什么亏心之事，才受此罚，非但不加怜惜，还以为如此一来，此人的罪恶，也就湮没了呢！”

“这一条路，有此危险，不过我替你们想，如今欲上须弥山，眼前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不出南谷，就出神鸦岭。两下却一般地险恶，较量起来，南谷更凶，猛兽既多，道路又长，不易避免；这边神鸦虽猛，但过岭的道路，只有十来里，日中时过去，或者可以不遇见神鸦，并且现在祭祀期已到，有些赶早的人家，已在设祭，神鸦已有祭肉可吃，就算遇到，或者不至于受到危害，也未可知。因为两下比较，似觉彼凶于此，况路途又此近于彼，故老夫叫你等从这条路上走啊！”

永莲听了此话，不觉失色道：“有这等险恶的地方，叫我等如何过去呢？但不知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一条路可通？”

老者道：“小路却是甚多，只是还要来得险恶，非但有虎豹豺狼，还有妖魔鬼怪，更休想走得。”

妙善大师道：“善哉，善哉！老人家的指教，一定是不错的。”

我们明天就此走去便了。永莲，你休生害怕之心：要知我们出家人，除诚心修行外，其余都没相干的，躯壳之见，切不可存。我们此去，危险正多，岂止神鸦岭一处，若就此畏惧不前，如何会有达到须弥山的一日呢？一切自有佛法维护，包管可以平安过得岭去，此时不劳你担得半分儿心。”

老者也就告辞入内，让她们三人打坐休息。一宵易过，直抵来朝，大家起身洗盥一番，老者又去准备了早斋给她们吃了。三人谢过老者，告别登程，一路向东北取道进发。

大家预备午未之交赶过神鸦岭，免生意外枝节，故沿路不敢停留。直到巳牌时候，已望见那神鸦岭矗立在面前，郁森森的树林，黑黝黝的草径，就是老远望望，已是怕人，若在此中行走，岂有不心惊胆战的呢？

又走了一程，已抵山麓，恰有一条石径，可以拾级而登，大家默诵佛号，鼓勇前行，直到岭巅，倒一些儿没有遇见什么，连神鸦的影子也没有看见一个。于是便转下山坡，隐隐见数里之外，有一个很大的村落。

妙善大师便道：“善哉，善哉！你们看前面不是一个村落吗？我们到得那里就好了！”

其实她口中虽如此说，两只脚却已疲乏得不堪。好得此时下山势，比了上山省力得多，顺步而下，行程还不算慢，片刻之间已到山腰。这里却是一片平岗，极为宽阔，树石也疏落有致。

此时妙善大师，实在力乏之极，不能再走，一路上却没遇见过什么，心中倒也安定，总以为今天可以不与神鸦相遇的了。故向永莲等两人说道：“我们半日奔波，已走了五十来里路程，我如今足疲腰瘫，可真的走不动了。此间风景很好，倒不如大家在此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保姆也道：“我也走不得了，歇歇最好！”

永莲却不以为然道：“大师呀，昨日老者不是叫我们赶路过去吗？莫要贪了半晌安闲，惹出意外祸殃，反为不美。我看还是一直过去的好！”

保姆道：“你又来了，我们走了这许多路，也没有什么。难道小歇片刻，就会出岔枝吗？”

永莲弄得没法，只得放下包裹，就石上坐下。不料，须臾之间，鸦声四起，把三人吓得发呆。正是：

安闲偷片刻，为此惹虚惊。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遇善土指点前程 恋风景旁生枝节

话说永莲好意劝她前行，到了村落之处再找地方休息。可是一人拗不过两，妙善大师和保姆，因为腿酸脚软，委实不能再走，只得放下包裹，各各找块平净的大石，坐下休息。

走路也有个秘诀，最忌的便是中途休息。你若走长路，到半路上觉得力疲，尽管放缓些脚前行，虽然觉得勉强，但勇气不退，始终可以走到；若觉得力怯，便坐下休息，非但越休息越觉疲乏，并且连前进的勇气也会因之减退，重新站起来走时，竟有寸步难行之势哩！

她们三人都不會走慣長路，故不知此種訣竅，當時一坐下來，竟如生了根一般，恨不得就在此間過宿。還算永蓮催迫得緊，好容易催得妙善大師和保姆站起身來，掸了掸身上塵埃，正待各携包裹往前走。不料正在此時，當頭“哇——哇——哇——”一連几声烏鴉叫，吓得三人沒了主意。

永莲道：“常言说得好，老鸦叫，祸事到，何况叫的又是吃人的乌鸦呢？我早叫你们走路，若听了我的话，此刻相去已远，避得过乌鸦之厄。如今却是怎处？”

她们说话之际，四方的乌鸦，都闻声而集，满天空都是“哑哇，哑哇”的叫声，也不知共有多少。它们好似今天得到了可口的食物，大家都在那里欢欣鼓舞，互相庆幸似的。这么一来，把永莲等弄得手足无措。到底妙善大师修持功深，定力坚固，却反而坐将下去，向二人说道：“你等且都坐下来，收摄心神，休得惊慌，我自有道理。”

二人没法，只索坐下，听候乌鸦来啄食，那恐惧一念，早已抛向九霄云外。但那许多乌鸦，嘴里虽“哑哇，哑哇”地叫，在三人头上不住地来往盘旋，却并不下来啄食。原来心神不乱的人，异类眼中看得极伟大，是不敢骤然相侵的。乌鸦盘旋不下，也只为此。但乌鸦虽不下来啄食，却盘旋飞鸣，围守着三人，也终究不肯舍之而去，如此约有半个时辰。

妙善大师坐到分际，忽然觉得灵台间光明一闪，就似乎有人告诉她道：“你这人好呆，乌鸦飞鸣，志在求食，它又不是一定要吃人。你如给它些东西，它们自去争食，你等不是就可以脱身了吗？你那袋中的饭干，不是很好的食粮吗？”

妙善大师此心一动，便立刻将自己身上的黄布袋解开，抓了一大把饭干，用力向平地上撒去，乌鸦见了，果然都争着去啄食。她于是掺撒了大半袋饭干在地，空中已不见一只乌鸦，她这才唤同二人，各各带了行李，三步当两步地一路踉跄下山，也不顾脚下高低，直奔到山麓，果真不见有乌鸦追来，方才安了心缓缓向村落前进，直走到红日西沉，方才达到村舍。

那村中的人，见三众打扮离奇，不象近地之人，男男女女都围上来观看问询。妙善大师南无着手，向大家说道：“贫尼妙善，是兴林国耶摩山下金光明寺中的住持，只因发愿往朝须弥，与她二人一路行来。不料错走了路程，出了南谷，幸蒙善者指点，才绕道越过神鸦岭，方得到此。如今天色已晚，前面又没村庄，不能再走，还望哪一位施主慈悲，借一席之地容过一宿，讨一盂素斋果腹，别无所求。明朝一早，就得告辞的。”

大家听说是从神鸦岭那一边来，都面面相觑，其中有好事的人问道：“既是从那边走，一路上可曾遇见神鸦？”

妙善大师回说遇见，又将刚才的情形诉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齐声说道：“奇事，奇事！这三人有何魔力，连神鸦都不去伤她们，遮莫竟是神人吗？”

其中有个村长模样的人向众说道：“尔等且休啰唆，这三个人呢，原不是寻常人物，修行之人，上自三十三天，下至三十六道，无不敬畏，何况神鸦又是通灵的，自

然不会去难为她们了。现在既然来到我们村上，前面又是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去处，我们就该好好地款待。老汉家中现成有着空房子，就请三位到我那里去歇宿吧。”

妙善大师等三人都合掌称谢，一班村人也都说道：“刘老儿，今番倒叫你当一次上门差了。三位高尼如其明天不上路的话，我们好歹轮流备斋款待，以尽地主之谊。”

说着大家散去，刘老儿便领了三人，一同到他家内，让她们坐下，然后命家人出来相见。他一家的人，的确都是好善向道之人，一见三位高尼，忙着去烧茶送水，准备斋饭，让三众吃了。天色已经不早，便将她们送入一间洁净上房，床褥整齐，十分清爽，妙善大师等就在此中打坐参禅。

次日清晨，刘老儿准备了早斋，请三人吃过，苦苦挽留。妙善大师谢道：“现在因朝山心切，不敢多留，有负老人家的盛意，只请指点前途路径，那就感激不浅了。”

刘老儿情知留她们不得，便道：“从此间一直落北而行，走了三十里，前面有座小小山头，名唤金轮山。你们不必翻山而过，只消迤东而行，抄过山嘴，再投北走十七、八里，就是塞氏堡，可以投宿。但在金轮山左近，却须悄悄地从速过去，不可有所留恋，到得塞氏堡，也就没事。前途路径，可从那边再行探问。”

妙善大师等三人连连称谢，告别登程，出了村子，一直取道向北而行。起初只见一片漠漠平原，除了黄沙滚滚，白日昏昏之外，旁的一无所见，四边连水草都寻不到。只有她们三个人在沙漠中行走，在幽寂之中，稍稍露着一点生机。她们呢，毕竟定力坚固，全不觉得有艰难畏惧之意，若在常人走到这种人烟水草都没有的地方，谁也不免要心惊胆战呢？

再说三人行了一程，果然远远望见一座山头，斜迤在西北，虽不甚大，倒也林木森然，风景很是壮伟，这分明就是金轮山了。她们在寂寞如死的荒原走动，如今忽见一座生气勃勃的山林，不觉精神为之一振，连脚步也觉轻了不少，鼓勇向山下面来，不多时已到了金轮山麓。

只见那座山岭，虽不高大，却生得怪石嵯峨，奇峰叠嶂；青青的树木，碧碧的小草，中间还夹杂着不知名的野花，好一派宜人的风景。妙善大师看了山景，不觉口中喃喃说道：“善哉，善哉！我等一路行了这许多的路，经过的山岭也不少，何曾见过如此好风景！不料在这广漠之间，却有如此好山，这可见天地造物，出人意外了！”

她对于此间风景，生了爱之一念，于是贪看山色，流连不进。那永莲却从旁催促道：“大师呀，我劝你莫要恁地留恋不舍。刘老儿顷间不是曾经说过，叫我们到

得金轮山下，要悄悄地从速过去，话中有因，看来此间定有什么危险之处，我们还是快快过去吧！休再弄出枝节啊”

妙善大师道：“刘老儿不过如此叮嘱，他究竟没有说出什么。我看这座山生得如此可爱，也决不至于藏什么妖魔鬼怪，况且在青天白日，看一会又怕怎的？”

永莲道：“话虽如此说，但到底仔细为妙，贪闲玩毕竟也迟了朝山的路程。况且，我往常听大师讲过，六贼之来，都由自肇。照目下的情形讲来，大师对于此山，已生了爱的意念，留，恋不舍，又动了贪的意念。一念尚不能妄兴，如今兼生二念，如何了得？我们还是走吧！”

妙善大师听了这一番话，也自警悟，收摄心神，连说：“好，好，好！——走，走，走！”

可是待要走时，已经来不及了。正是：

刚在收心处，邪魔已到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草履几双黑人争去 圣尼一位白象驮来

话说妙善大师听了永莲一番劝导，即收摄心神，连连说道：“好，好，好！走，走，走！”大家匆匆前行，走不到三十步远近，忽闻一阵勾丹磔格之声，好似蛮人讲话一般，那声音从一座深林内送将出来。三人一听，情知不妙，举眼看时，只见有一队夜叉野鬼从树林中直扑过来。她们不看便也罢了，如今一见了这队夜叉，不由得大家心惊胆战，欲待拔脚奔逃，可又奇怪，两条腿好似生了根一般，再也休想提得起分毫。

看看那些魔鬼，已是越来越近，永莲在这危机之中，也顾不得什么，一把拖了妙善大师的手，拔步便走，跌跌爬爬，走不多远，妙善大师已栽倒在地。于是就有一个夜叉，直扑到大师跟前，一伸手把她擒了过去。

永莲没法可想，只得舍了大师，一直奔了二、三里路，回头不见有夜叉来迫。方才定了心，放缓脚步，慢慢走去，一路寻思道：“今番可是完了。大师既被夜叉劫去，老奶奶又不知下落，谅来也是难逃灾障！如今只落得我一个人，独行踽踽，如何是好？”



正在没有主张的时候，忽后面有人喊道：“永莲慢行，等我一下啊！”

永莲一听，知是保姆的声音，索性立定了脚，回身看去，果真见保姆一颠一跛地走来。永莲急问道：“老奶奶，你倒脱险来了，大师是怎样了？”

保姆摇头叹息道：“休再提起，那群夜叉自抓得大师之后，一个个都欢呼跳跃，簇拥着她向深林而去，却丢下我，毫不相顾。我又见你逃了，故特赶来和你做一起，且商议个救援的方法。”

永莲道：“那一群夜叉鬼生得多么凶恶，料想大师被他们劫去，决无好相与，我与老奶奶都是手无捉鸡之力的人，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得她呢？”

保姆道：“话虽如此说，见死不救，到底失了出家人慈悲之旨。我想前面离塞氏堡不远，不如且到那边，寻找几个善姓，一同商议援救大师的方法。其实这也是无可奈何中的办法，聊尽人事罢了。”

二人计议定了，便取道向塞氏堡而来，不在话下。

我写到这里，不免将夜叉之事表明一番，以免读者误会。

你道那群黑鬼，果真是夜叉吗？其实却是山中的特种人类。这一群人尚未开化，他们仍旧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身上也不穿衣服，生着寸把长茸茸的黑毛，脸上的毛虽比较短些，但也足以掩蔽皮肉而有余，只露出咽溜溜的两只眼睛和一张血盆般的大口，远望上去，好生怕人。永莲等不知就里，故一见之下，只当是夜叉野鬼。

这一班未开化的毛人，向与外界隔绝。他们自在山中猎取禽兽来充饥，吃饱了不是四散闲游，就是在林中酣卧。但山外的人，如其在山前走过，不声不响，他们在深谷中也不会听得，可以安然来往。若被他们知道时，便要出来和人为难。倘然是远地方人不知厉害，误入了他们的山谷中去，那么你再休想生还，因为他们生性异常残忍，会将捉到的俘虏，演出那生开活剥，开膛破肚等惨剧。故附近的居民，非必要时可可以绕道走的，总不肯轻易在金轮山下来往，就是必须由此道来往时，也都凝神静气，悄悄地过去，再也不敢作声惊动他们。

今番妙善大师等必须在此经过，故刘老儿也曾叮嘱过，只是并没有说出原因来。要是早说明了，妙善大师也不至贪看山色，和永莲高谈阔论，惊动这一班毛人，惹出陷身虎口的灾难了。其实这也是她命中的一重魔劫，不能免的啊！

保姆和永莲二人，足不停步，一路往塞氏堡方面过来，足足走了大半个时辰，方才到得堡外。那时堡外正有一班人在那里挑泥担水，收拾堡墙，看见了二人，就

知是外路来的，因为这里是向从来没有僧尼羽流的，故服饰上一见便知。他们很觉诧异，都停了手中工作，围上来向二人询问。保姆便合十为礼，先将自己来历详细说了一遍，接着便把金轮山下经过，妙善大师被夜叉擒去之事，告诉了众人。

大家一听此语，不觉都伸出舌头来，半晌缩不进去，同声说道：“好险，好险！你二位不知福分有多大，才被你等脱逃到此，要不然此刻连性命都结果了哩！”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嘈杂着，早惊动了堡内一位官人，疑是这班工人有什么事在此争吵，故闲闲地踱将出来，喝道：“大家不在做工，唠嗑些什么？”

工人间言，都说：“孙大官人来了。”就中有一个工头模样的人，走上前去禀了一番，那位孙大官人便和颜悦色地说道：“如此就请二位进堡，到舍下坐地，再作计较。”

原来这位孙大官人，单名一个德字，是这里的堡主，平日乐善好施，远近很有他的名头。现在看见了这两个可怜的尼僧，自不免招呼她们到家款待了。

当下保姆、永莲二人，跟了孙德进堡，一直到他家里，分宾主坐定。永莲心念着妙善大师，便首先开盲道：“大官人啊！我们二人虽然脱险到得此间，只是还有同伴的妙善大师，如今却陷身在夜叉队中，不知如何受苦。总要求大官人大发慈悲，想个方法出来，搭救于她，这场功德比了修桥补路，还要大呢！”

孙德闻言，连连摇着头，一面将山中所遇的是野人并非夜叉的话，告诉了她们；一面又说道：“这班毛人，与外间隔绝，彼此言语不通，又没情理可讲，山谷中就是他们的世界，谁敢去撩拨他们？又有何方法，可以救得你们那位同伴呢？况且这班毛人，生性十分残忍，凡误走入山的人，总被他们生吞活剥，决无生还之望。就是端的有了相救的方法，此刻却也嫌迟了，又何况无法可施呢？我看朝山的话，只好你们二位自去，那位被陷的师父，是没有希望的了！就是二位前往，前途的危险也正多着，却须一路仔细哩！”

保姆和永莲一听如此说法，不由得心上如刀钻剑刺一般，两股热泪，扑簌簌直滚下来。永莲呜咽着说道：“大师啊！你一向心志专一，声不能悦你的耳，嗅不能乱你的鼻，味不能扰你的口，色不能恋你的目，一切富贵荣辱不能动你的意。修到如此田地，今番不合贪看山色，招出这一场灾祸，弄到功亏一篑，叫人怎不可惜？”

保姆接口道：“永莲啊，你且休一味地埋怨她。她现在虽陷于险境，生死存亡究竟还不曾有个实在的消息。那我们对于她的希望，还不会完全断绝。她毕竟是个志心修行的人，佛祖岂有不加保佑之理？佛法无边，或者竟能化险为夷，也未可知。我们虽没有救她的方法，但是三众出来朝山，终不成就此抛撇下她，我们却

另行前去之理？就是果真她已不幸被毛人所害，我们就不该独生，死也死到一起，才显得我们一德一心啊，”

永莲道：“奶奶说得是，如此我们仍回到金轮山去，入山寻访大师的踪迹，就被毛人生吞活剥了，也只算前生的孽障：那么，此地非久恋之乡，我们走吧！”

于是二人起立，合十向孙德告辞。孙德却起立拦阻道：“陷了一个，再凭空送上两个，此事断断乎使不得！”

两下正在争持，忽有一个打杂模样的人急急忙忙奔入院来，口中喊道：“大官人，堡外又有一个尼僧，骑着白象远远而来。大家疑心就是那位失陷在金轮山的师父，故特来报知。”

永莲插嘴道：“不对，不对，我们的妙善大师是徒步而行的，却没有坐骑，定是另一位师父。”

孙德含笑道：“凡事眼见为真，此刻背地悬猜，如何算得？既然那边有人来，我们不妨一向出堡去看看，验个是非。就算来者不是你们的大师，既属尼僧，也当有同门之谊，大可见见啊！”二人很以为然，便一同出了孙家，直到堡外，举眼向金轮山那条路上望去，只见二里外，果然一只白象迎面缓缓走来，象背之上，端坐着一位尼僧。此时距离虽远，在陌生人固然看不出面目，但在保姆和永莲目光中看去，却是清清楚楚，那端坐在象背上的，不是妙善大师还是谁呢？

这一来把二人乐得什么似的，尤其是永莲，更手舞足蹈，牵着保姆的衣袖说道：“老奶奶，你瞧，那象背上驮的，不是我们的大师吗？她不但没有遭殃，连带得到一只坐骑，这才是因祸得福呢！往后去有了代步，路上要顺利得多哩！”

孙德和众人听了此话，也都啧啧称奇！永莲两只脚哪里还忍耐得住？连窜带跑地迎上前去。不多片刻，妙善大师已到得堡前下了象背，与大家合十为礼。孙德便让她们一行互众进堡，可煞作怪，那只白象也跟着同走，好象养熟的一般。

众人直到孙德家中，重新叙礼坐定，孙德道：“恭贺大师得庆生还！这座金轮山，向为毛人盘据，凡误入其中的人，从来没有生还的。今天大师算来还是第一人哩！毕竟佛法无边，才会有此灵感，敢请大师将脱险的情形说来与我等知道，也好为世俗劝导，宣扬佛法！”

妙善大师谢了招待的盛意，然后将被擒入山以及脱险情形，详详细细说将出来，听得大家忽惊忽喜！

你道妙善大师如何能够这般安安稳稳地出来呢？原来，她在遇见毛人的时候，那衣帽包裹正轮着她挑在肩头，她因为这里边都是随身应用的物件，不肯轻易放弃，故那班毛人将她扛头拽脚，擒捉入山，她仍是两手抓定，竟将其带了进去。

毛人将她拖到一个所在，只见一个极大的山洞，洞前有一片广场，广场的四周都是丛莽深林，望上去黑黝黝的，异常可怕。毛人就将她放在广场的中间，席地而坐。他们口中各发出嘘嘘之声，不多片刻，就有许多同样的毛人应声而至，男男女女不下二百来人。男女的分别，只在装饰的铜环上，男子穿着鼻子，女子穿着耳朵。大家除一片兽皮遮蔽着下体外，其余完全赤裸着，就是两只脚，在乱石上走也不穿鞋袜。

许多毛人将妙善大师团团围住，由那为首擒捉的人，向众咿咿呀呀地说了半晌，好似自夸胜利似的。大家听了他的话，都欢呼跳跃，捉对儿跳起舞来，表示他们的快乐。看他们越跳越起劲，足足跳了一个时辰，方才觉得疲倦，打圈儿围坐着休息。他们千百道可怖的眼光都集中到妙善大师身上。妙善大师自知今天身入虎穴龙潭，绝少生机，她拚了一死，倒也不觉得惧怕，只是凝神一志地坐着，看他们使出什么手段来对付自己。

当下见许多毛人都咿咿呀呀谈论，象商议处置办法似的。

不多一会，就中有一个毛人，忽然看见了妙善大师足上所穿的麻草鞋，一面指给众人瞧着，一面又不知说些什么。妙善大师会意，便将草鞋解下，那毛人便上前劈手夺去，拿在手中看了又看。隔了一会，又蹲下身去，拿来穿在脚上，扣紧之后站起来，试行几步，觉得适意，便翘起拇指在众人面前赞扬几句。其余的毛人，各各欣羡，都托开了手向妙善大师讨取。

大师一想，他们倒喜欢此物，好得我现成带着百来双在此，拿来送给他们，博得欢心，或许可以不加杀害，那时就可乘机脱身了。

打定主意，便将藏草鞋的那一个包裹打开，露出一双双崭新的麻草鞋来。许多毛人一见之下，欢呼了一声，一拥上前，七手八脚地一阵乱抢，早不把妙善大师放在心上。

妙善大师见毛人专心厮打，不注意自己，暗想：“机会来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也顾不得赤着双足，站起来一闪身便向丛莽之中奔去。幸而没人看见，她一口气奔了一里多路，两脚被荆棘所伤，血流如注，疼得难熬，大有行走不得之势，却又不知何处是出山之路，心中好生着急。

正在彷徨歧路，进退维谷之际，只见前边有一头白象缓缓而来。妙善大师暗暗说声：“罢，今番可真休矣！刚脱了毛人之厄，却又逢到白象之灾，还想留得性命吗？”

她正急得走投无路，那白象却已到跟前，撩着鼻子，扇着耳朵，用头在她身上摩着，很是亲善，却并没有伤害之意，妙善大师见了如此情形，方才放了心，暗想：“这白象遮莫是佛祖特派来救我的？”于是使用手去摸着白象的头额道：“白象啊，你可是前来救我出险的吗？如其是的，请你把鼻子撩三撩；要不然，我这身体与其被夜叉果腹，倒不如让你吃食，就请动嘴。”

说起象这件东西，在野兽中，心地的好算得慈善，而且通得灵心。往往有小孩子等被别的野兽所窘，它要是看见了，总肯冒死去救，从来不作兴看冷眼的，这也是它生就的天性。

当下那头白象，听了妙善大师一番说话之后，好似理会得她的意思，果真将一条长鼻子高高地撩了三撩，大耳朵“啪啪”地扇了两扇，俯首来就妙善大师。

这一来把个妙善大师喜得如获至宝，连称：“善哉，善哉！你如救得我出险，将来朝了须弥山，得成正果，定当度你入佛门，超脱畜牲孽道哩！”

### 第十三回 妙善师赤足赶行程 加拉族游牧居沙漠

话说妙善大师正和那白象说话，不料那时毛人已发现她脱逃了，跟踪寻来，后面喧声大作：妙善大师听得，道声：“不好！白象呀，那边夜叉又追来了，如何是好？你端的有心相救时，便请早些领我出险。”

那白象闻言，便略不迟疑地伸过三尺来长的大鼻，“嗖”地就是一卷，把妙善大师拦腰卷住，轻轻一提，提在乎空，发开四足，一直向前途飞跑而去，其速无比，真如腾云驾雾一般，不消片刻已出了金轮山口。又走了三、五里，不见毛人追来，方才停下步子，轻轻地将妙善大师放下。

大师微微地喘过一口气，弹了弹衣上尘沙，抚摩着象额道：“白象呀，今番多亏了你，才救得贫尼一命，如今贫尼可以自投塞氏堡，访问失散的两个同伴了。你可回山好好休养，多积几柱功德，待我朝山证果之后，定来度你，决不食言就是了。”

不料那白象闻言，非但不走，索性伏在地上，动也不动。妙善暗想，这象儿不肯回山，难道想跟我朝须弥山去吗？便又问道：“白象呀，你既不愿回转金轮山，想是要随我往朝须弥，你如有此意思的话，就把头点三点。”

果然那白象将头点了三点，接着把鼻子向自己背上指点着，好似叫大师乘坐的一般：妙善大师十分喜悦道：“善哉，善哉！看不出你倒是与佛法有缘的，但是为我坐骑，得累你负重跋涉千里了！”

说罢便爬上象背，跌坐其上，白象就站起身来，缓缓地向塞氏堡而去。

大师正想到了那边，再访问保姆和永莲的踪迹。她对于两个同伴，虽然散失，可是并不疑心她们被毛人所害。因为她想二人如其也被毛人擒去，在山中时一定会得看见，如今山中既没有看见，一定逃往塞氏堡。故她打定主意到堡中去探访，不料到得将近，永莲已迎将上来了。

当下孙德等闻了妙善大师一番说话，齐声说道：“这是佛法无边，才有如此巧事，那白象一定是佛祖差遣的，自属无疑。

只不知大师又何来那许多麻草鞋？”

永莲接口道：“若要问起这麻草鞋的来历，哼，苦哩，苦哩！”于是又将往日宫中之事，仔细诉说了一番。

孙德肃然起敬道相邀三位小住两日，待其命人多做几双僧鞋相送，免得赤足而行。妙善大师合掌为礼道：“多谢大官人盛意，小尼只是心领，不敢拜赐，大官人不必多劳。”

孙德道：“这却奇了，出家人本来受十方供养的，几双僧鞋算得什么？却如何不肯受领？”

妙善大师答道：“大官人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出家人受十方供养是不错的，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佛法有因缘，不敢过求。前次在宫中罚织草鞋，是种的因，今番因草鞋得以脱身，逃出虎穴龙潭，就是收的果。因果相抵，草鞋对于小尼的缘法，已经尽了，切不可再在此时另行种因了。”

## 第十四回 绝岭登临迷津悟澈 高谈往事竖子弄人

妙善大师合十告辞，上了象背，保姆、永莲分侍左右，别了众善姓，一路向北而来。自晨至午，走了三十多里，一片黄沙漫漫的沙漠，非但不见人烟，连水草也无处可见，远远望去，茫无涯涣。

永莲道：“前路茫茫，望去何止百里，只不见有什么可以栖身之处。我们从此刻起，走到日暮，至多不过再走五十里路，今夜如何歇宿呢？”

妙善大师道：“你且不必预作忧虑，有了前程自顾走，走得一步是一步，就算到日暮时再没个栖身之处，即在此沙漠中权歇一宿，也无不可。此刻纵然预先忧虑，也是没用，总不见得因了我们的忧虑，前途会幻化出栖身之所来的。”

永莲听了，不便再说什么，三个人一头象，寂静无声地向前走。

一路无话，直到日落西山时分，还没有山林村落。妙善大师坐在象背上，运用慧眼向前看去，只见数里之外，似有人畜往来，明知是一班游牧之民，便道：“好了，好了！你等且看，前边不是有一队游牧吗？我等脚下加紧一点，赶到那边就可以托底了。”

保姆、永莲二人起初因距离得太远，看不出什么。又走了一程，才有些隐约，后来越走越近，那边人畜篷帐，才历历在目。三人很是喜悦！待到得切近，天色已昏昏入暮了。

妙善大师跳下象背，抢上几步，向一个酋长模样的人合十为礼，说明来意。可巧那班人却是兴林国所属东境部落的加拉族，他们向来居无定所，以游牧为主，听了妙善大师的话，知是上国修行之人，自是肃然起敬，将三人邀入帐中，席地而坐，那头白象就伏在帐外守护。

那班加拉族人对于三众，倒是十分恭敬，略事寒暄之后，就有人献一瓶清水，一大盘牛肉来给三人充饥。在他们是一片好意，无奈三众连小荤腥都不吃，何况这牛羊大荤呢？

妙善大师看见了，连称“罪过”，向那人谢道：“贫尼自有生以来，即不吃荤腥，持了长斋。就是她们二人，自从皈依佛祖之后，也不吃荤，这些肉类，快请收过，留着自用，贫尼只叨扰一杯清水就够了！”

那酋长道：“你们赶一天的路，想必是饿了，此间除了肉类之外又没有别的东西可充饥，那便如何是好？”

永莲道：“倒无妨，今天我们在塞氏堡启行的时候，承孙大官人施给一袋馍馍，大可供几顿果腹哩！”

妙善大师道：“是几时给你的？怎么我却没有知道？”

永莲道：“在出堡以前，我恐怕大师知道了，又要推却不受，故悄悄地收了，以备不时之需。不料今天就用着它了。”

妙善大师道：“你怎不早说？使我也好向孙大官人致谢。”

永莲道：“我已替大师重言申谢过了。”一边说，一边从袋中取出几个馍馍来，大家分吃，又喝了些水润喉。其时帐中昏黑，又没有灯火，只有那蒙着沙的沉沉月色，从罅隙中透入，有些微的光明。三众坐禅入定，游牧的一班人也横七竖八地沉沉睡去，不在话下。

直到来朝，大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那加拉人的行踪，我且不去管，这边妙善大师等三众，一路往北而来，晓行夜宿，一连数日，倒也平安无事。

一天她三人自此一路上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远远已望见了须弥山顶。大家的希望，渐渐地接近了，勇气也越发增加，行程也越发迅速。平常每日走五十里的，现在竟能走到七十里还不觉疲倦。

行行重行行，已到得须弥山下。可是这座须弥山，非但高峻接天，并且又十分广袤，大小山峰共有七十二座，峰峰连接，起伏不断，宛如游龙一般。妙善大师一行三众，虽然到了山下，却不知哪一座是雪莲峰。若要遍朝列峰，未免太无意识，一旦不遇雪莲时，仍旧不会知道此峰的着落，徒然多此一行。那山峰左近数十里之间，又没有村落居民可以探问。这一来可把她难住，踌躇委决示下。

商量了一下，永莲忽发奇想地说道，“这座雪莲峰，既然是须弥山的著名主峰，一定是又高又大，比众不同。我们且不必管它是否，只拣高大的山峰往朝。就算走错了，万一精诚所至，那雪莲受了感应，也自会出现引导我们的。”

大家在没有办法之中，也只得依她的主意。于是，把群峰的高低大小，逐一比并，只有居中偏左的第三峰最为高大，就认做目标，一同向那座山峰前行。到得山麓，又好不容易寻觅了一条上山的小径，永莲便驱着白象，想径从此上去。

不料，那一向驯善的白象，今天却发起性来，犟住了一定不肯走。永莲见驱赶不动，便道：“这倒奇了，白象难道今天没有吃饱，故不肯向前？”

于是就在布袋中掏出一个化来的馍馍，去喂给它吃。白象却又不要吃，依旧站着，一动也不动。把个永莲恨得牙痒痒的，骂道：“孽畜，如此怪张怪致的，敢是讨打？再不走时，赏你一顿精拳头受用。”

那白象一听了此话，便侧转头向她望了一望，呼呼地透过一口长气，好象在那里对永莲说：“那里边气味不对，一定有怪物藏着，危险得很，进去不得！”

永莲虽然号称聪明，但终究猜不透象的意思，只管顿足怒骂。妙善大师见了如此情形，便下象背，抚着象鼻道：“白象呀，你是通灵的了。你自从金轮山中救了我的性命，随我朝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辛苦，到此为山九仞之时，难道却发起野性来吗？”



那白象闻说，连连把头摇了几下，表示不对。

妙善大师又道：“既然如此，那么你不肯前行之故，大约因为这座山不是雪莲峰吧？”

白象又摇摇头，可怜它喉间生着三寸横骨，不能将不肯走的原因，明白告诉出来，只是摇头，把个妙善大师弄得莫名其妙。

做书的在这里，倒不能不替它表明一下。这座山峰到底是不是雪莲峰？那白象到底是个畜牲，叫它怎生会知道？它所以不肯入山的缘故，只因闻得一股腥羶之气，异常触鼻，知道这山中一定有怪异的东西，而且那东西又是它生平最怕的长蛇。因为是对头，它的辨别格外真切。

论象这件东西在野兽中，性情虽极驯良，但生得皮粗肉厚，力大无穷，自卫的能力极为充足，就是虎豹它也不怕。所怕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老鼠，会从它鼻孔中钻进去吃它脑子；一样就是长蛇，会缠绕它不得脱身，到死方休。故象对这两件东西的气味，有特别的感觉，一闻便知。

那么，这种腥羶之气，白象已经闻得，妙善大师等三众却又如何一点都没有闻到呢？这因为兽类的嗅觉，比了人来得灵敏，故三人还没有得知。

当下妙善大师又谆谆地向白象劝告，叫它不要有始无终，功亏一篑是十分可惜的事，得成正果与否，也只在此一念。

白象似乎领会她的意思，才点了点头，好似在那里说，“我不走并不是偷懒，只为前途危险，生怕于你不利。既然主人一定要去，我也顾不得许多了。”

妙善大师看见它点头肯走，甚是喜悦，重又上了象背，白象果然缓缓地依山径而行。

走了五、七里，清风过处，三众也闻得风中夹杂一股腥秽之气，十分刺鼻，闻了令人作恶。妙善大师觉得奇怪，便招呼永莲等停了步，自己跳下象背，来看白象时，忽然乎空“呼呼”地起了一阵怪风，刮得林木震撼，沙石齐飞，连眼也睁不开来。风过之处，腥秽难当。

妙善大师迎风看去，只见前边树林里游出一条大蟒蛇来。妙善叫声：“不好！大蛇来了。我们快些避让！”那时保姆和永莲也都看见了，三人口中乱叫，一同飞步向斜刺里小路上逃去。

妙善大师等三人逃了一程，不见动静，回身看时，却远远望见那条蟒蛇将白象拖去了，都说：“可怜，可怜！此象护送我们到此，不料却伤在那孽障手里，真是可惜！”

一路又遇其它险阻，不再细表。

这日清晨，三人重又上路，一连走了足足三天，才算走到半山。一过山腰，景物却大大的不同了。在山麓一路地上来，虽觉得山中的气候，比了平地寒冷，但还不至于手僵足冻。此刻过了山腰，却一步冷似一步。山顶上的雪被风刮得飞下来时，扑到面上却好象刀割的一般；地上有水沾濡之处，东一块西一块地结成坚冰，又冷又滑，行走十分不易。一路上除了耐寒的松柏之外，找不出寻常的树木，欲寻些果子来充饥，也兀自无从寻得。

永莲看了这番情形，暗暗叫苦，腹中又饥，身上又冷，如此一路地冷下去，岂不把浑身的血都冻得凝结起来，那便如何是好？就连保姆见了这种情形，也觉得有些皱眉蹙额，独有妙善大师一本诚心地只顾走，有如木石一般，纵然赤着脚，也毫无所苦。

走了大半天，才看见两棵栗子树，上边长着不少毛团。永莲便去敲了几个下来，用脚踏开了大家分食，居然吃饱了肚子。说也奇怪，肚子一吃饱，身上的寒冷就觉减了不少，精神也振奋得多了。于是又走了一程，天色昏黑，又觅了个石洞歇夜。

这一晚上，寒气袭人，永莲实在熬不得，不住地喊冷。保姆也说道：“端的寒风刺骨，令人难耐，最好弄些树枝，敲个火燃烧起来，大家烤烤才好哩！”

妙善大师道：“你等休凭地扰攘，深夜山中何从得火？就算敲石燃得火，火光照处，难免不惊动山中的野兽，倘然望火而来，岂不是又自惹灾祸？故千万也使不得。并且我们欲求成道，必须精诚专一。神魂完聚，身体上越受到痛苦，神魂也就越发坚强，多受一番痛苦，即多增坚强的力量。待受过千劫百难之后，神魂即万分地坚强完聚，永远不会分散，那才可以成道。成道之后，抛撇了身体，这神魂即另成一我，大千世界，环行无碍，具大神通，无所不可。我等三人，既想得成正果，一切寒冷饥饿之苦，原是应当受的。若连这些儿也受不了，哪里还有证果的希望呢？我等已经历过了不少辛苦，如造塔般，只欠一个顶丁，你难道肯前功尽弃吗？”

这一席话，说得保姆和永莲都觉得心地光明，寒冷也就减了不少，打坐入定，过了一宿，次日仍旧前行，如此又走了三日。

那天正走之际，忽然看见一座石牌坊，横额上刻着“胜境”两个大字。

妙善大师道：“好了，好了！有到这一座牌坊，一定有修真之士或庙宇了。”

于是三人又三步一拜地进了牌坊，又约摸走了一里光景，只见悬崖之上有一个很大的石室，石室里面却跌坐一位长眉老者，慈眉善目，宝相庄严。

妙善大师向二人道：“遮莫是佛祖显化，即不然独自个在此修行，也一定是位有道高人。我们正该叩求他指示迷津呢！”

二人也同声称是，于是三众直到石室里，拜倒座下。妙善大师口称：“活佛在上，弟子妙善等一行三人，从兴林国来此朝山，拜求仙踪圣迹，指渡迷津。一直到得此地，方得遇活佛，缘法凑巧，还望活佛大发慈悲，指示迷途，使得归正道，那就受赐不尽了。”

长眉老者听了这番话，方才睁开眼睛，向三人看了一眼道，“善哉，善哉！难得你们三众不辞跋涉之苦，老远地来到此地，总算有缘。只是我须问你，你既然抛撇了一切尊荣，皈依佛教，一志修行，可知佛家清修的本旨为的什么？修成正果之后，你的愿心又是如何？你且一一说来。”

妙善大师道：“启禀活佛，佛家清修的本旨，原只是为人在世，并没有一点自利之心。故佛祖身经百劫，为的也是替世人消除灾障。至于弟子的愿心，那么将来万一能够脱却凡胎时，誓必走尽十方三界，救度一切苦厄，使世人都归正觉。未识弟子此志，尚合佛家宗旨否？”

长眉老者频频点头道：“毕竟有些来历。可是你该知道，凡修真之人，成道有一定的地方，这也跳不出一个缘字的。你等今番虽然历尽艰苦，跋涉到此，但据我看来，证道之所，却并不在此。”

妙善大师再拜道：“既蒙活佛指迷，实为万幸，但弟子等所以来朝须弥，也有个原因。只为当年在兴林国时，有个多宝山修士楼那富律，曾经有过‘欲成正果，必须求得此间的白莲，方可证道’的话，故特地来朝。”

长眉老者点头微笑道：“原来是他在那里弄这玄虚。但他不如此说，你们也不会到此地来，一路上的魔劫也不会历尽，不历尽这些魔劫，就不得证道，这也是一定不易的。”

妙善大师道：“大约那楼那富律特地指点弟子等到此拜见活佛，指点正觉的吧！”

长眉老者道：“总而言之，缘法所在，要逃也逃不掉的。如今索性待我来说与你听吧！你前身本是慈航，只是立意要救度世间苦厄，故转劫入世，投到兴林国，才有此根气，如今尘劫将满，不久证道。此间白莲，原是有的，现在却已有人替

你移到南海普陀落迦山做了莲台，备你后日受用。那边紫竹林才是你的净土，此间却没有你的缘份。至于蜕化的地方，却还在于兴林国中耶摩山金光明寺。这因为要借你的蜕化，使一班愚民知所感动，大家好一齐归化佛门，免受一切苦厄。至于她们二人，因缘还没有到，还得苦修几时，但终究也得证果菩提的。”

妙善大师道：“承蒙指点，感激不尽。敢请示活佛法号，以便供养瞻礼。”

长眉老者道：“这倒不必，好得将来你自会知道。只我还有一件宝物送你。”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玉净瓶，递与妙善大师道：“此瓶你可带回去好好供着，但见瓶中有水，水中长出柳枝，那就是你成道之日。切记，切记！此地不可久留，如今你等可以去了。”

妙善大师接了那羊脂白玉的净瓶，再拜辞谢，带了二人仍依旧路出了“胜境”牌坊，一直下山。一路晓行夜歇，在山中固然没有什么意外的枝节发生。

出得谷口，妙善大师向二人道：“今番休再走岔了路，免得又惹魔障。”于是定了定神，辨明了方向，一直向西进发。

路上并无书说，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行行重行行，那一日已到兴林国耶摩山下。

那些居民，一见大师等朝山回来，大家扶老携幼地前来迎接，欢声雷动。早有人报入金光明寺中，那班大小尼僧，都披了袈裟，撞钟击鼓，排着班直到山麓，把大师簇拥着迎入寺中去了。

妙善大师到得禅堂坐定，众尼过来参见慰问已毕，妙善大师不免将路上之事，从头至尾向大众宣说一番，听得大家眉飞色舞，不住口地宣诵佛号。妙善大师亲自取出那羊脂白玉的净瓶，安放在佛前供桌上。众尼知道是件宝物，只等瓶中有水，生柳枝出来，早让大师成佛。

事有凑巧，在大师讲说的时候，原有不少闲人在听。闲人里边，老少都有，中间有一个童子，名唤沈英，他生来很是聪明，只是一味地顽皮好弄，一天到晚地和人家开玩笑，老成些的人，常常会凭空上他的鬼当。

他听大师讲得津津有味，就恨不得也赶去玩上一趟。后来听到那白玉净瓶自会有水，自会长出柳枝来，他就有些不信，暗想：“空空一个瓶儿，若没人去灌它和将柳枝插进去，是决不会自生自长的。”他于是灵机一动，又想闹顽皮故态，来与妙善大师打趣一场。但当时殿上人多，不便下手，故蹶将出去。

可是他既存了这一个念头，如何肯就此放手呢？至于在别人却也并不知道他的念头，不过禅堂之上，终日不断人迹，夜间又关门闭户，外人如何能够入内？故沈英虽然想了种种方法，终未能如愿。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数月。这一天，沈英忽想出一个毒计来。他预先预备下了一罐清水，一枝杨柳，去藏在隐僻之所，然后独自潜往柴房，敲石取火，就柴草上点着。无情的烈焰，熊熊地燃烧起来，合寺尼僧，闻得柴房里失火，都吓得手忙脚乱，一齐奔往后边，忙着汲水救火。前面禅堂中，连人影也没有一个。沈英便乘此机会，拿了预备下的东西，蹑到禅堂，一耸身跳上供桌，将罐中的水倾入净瓶，柳枝也插得端端正正，又拭净了供桌上的足印，然后匆匆地退了出来。

那时，山下居民也都闻警赶来，帮同灌救，来来往往，情形很是杂乱，谁也不会留心沈英的行动，更不会想到这把无情火却是这小子使的促狭。见他提着一个瓦罐，还只当他是来帮同救火的呢！

可是那沈英却自肚里寻思道：“如今白玉瓶中的水也灌了，柳枝也插了，照大师说，一见如此，就是坐化成佛的日子。

如今我弄个假，待她明天如不坐化成佛时，便可和她大大地开一场玩笑，那时看她还有何说？”

再说当下幸而发觉得早，救的人又多，一会便将火扑灭，未成巨灾。忙碌一场，已是黄昏时候，大家吃过了饭，收拾停妥，各自回禅房去各做清课。匆忙之间，却没有谁顾念到供桌上的羊脂白玉净瓶，故沈英虽忙了一场，当日却并没有发现。

一宿无话，直抵来朝，大家起身，自有值日的尼僧到各处去洒扫揩拭。值大殿的性空，刚揩到供桌，即发现净瓶中的柳枝，凑上前去一看，果真一瓶满满清水。她喜出望外，放了手中抹布，一路奔出殿来。恰好永莲采了一束鲜花来上供，两人撞个满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苦行千般道成九品 当头一棒喝破三千

话说性空揩抹供桌，发现白玉瓶中果真有了净水柳枝。她往常听说这就是妙善大师证果成佛之时，故不由她喜出望外，丢了手中抹布，撒腿往殿外就跑。恰好永莲摘了一束鲜花，前来上供，大家一个不留意，竟撞了个满怀，大家险些儿跌倒。

永莲定了定神，看着性空道：“你为何老是如此莽莽撞撞的？凭地奔窜，毕竟为着什么来？却把人撞得好生疼痛。”

性空也立定了脚，合着手乱拜道：“师父呀，我只因见白玉瓶中，已有了净水柳枝，故而喜出望外，奔出来想给大师报个喜信去，不料匆忙之间却撞了师父，还望恕罪。”

永莲道：“真的有这回事吗？”

性空道，“此事端的千真万确，小尼斗胆也不敢打谎！”

永莲道：“既如此，这花你拿去上供，我去给大师报信。”

性空接了花自回殿上，永莲便向大师禅房而来，只见大师正和保姆谈话，一见永莲进来，便说道：“永莲呀，你却来了，我正有话和你讲呢！大约今天是我坐化的日子了！我昨夜入定，忽觉心上白莲开放，这怕是个预兆。”

永莲也将净瓶中有了净水柳枝的话说了一遍。

妙善大师道：“既然缘法已到，你们且到玲珑阁上去安排道场，就那里示寂。”

永莲自去吩咐众人前去预备一切，妙善大师便去用香汤沐浴，挨了一套庄严的服装，然后徐步登阁，在居中的禅床上伽趺坐定，宛是入定一般。

再说那童子沈英，他本来安定顽皮的心眼儿，有心与大师胡闹，故一早起了身，连东西也来不及吃，便一口气奔到寺中。只见众尼正在忙碌，又听说大师今天果真要成佛，好生奇怪，便到阁上来观看。

那时山上居民，也有人知此消息，传扬开去，就有许多人入寺参礼，把一座玲珑阁的上下，挤得满满的。那班尼僧固然各各低眉合眼朗诵着佛号，就是一班参礼的人，也都屏息兀立，无敢喧哗。

就中只有那沈英看了妙善大师的情形，不觉暗暗好笑道：“打盹就老实地打盹，说什么成佛不成佛？分明在那里捣鬼，且待我来吓她一吓，包管叫她直跳起来哩！”

他打定主意，便溜到大木鱼座旁取过那老大的鱼锤，挨到大师面前，大喝一声，接头就是“秃”地一下。一下打下去，即有一道红光冒出，大家只当是打破了头，冒出来的血。仔细看时，红光冉冉上升，渐渐凝聚起来，结成大师的另一法相：赤脚而立，手中捧定插杨柳枝的净瓶。

你道为何一击之下，就会如此幻化呢？原来大师的神魂，已修到无须躯壳的地步，可是久处人间，为烟火尘埃所熏染，泥丸宫闭塞，神魂无从脱离躯壳。等到受了意外的一棒，泥丸宫突启，于是就借此脱胎而化了。沈英的顽皮，正也是缘法凑巧呢！

当时，一众尼僧固然争着膜拜，就是一群闲人，也都望空礼拜。后来，只见大师的法相愈升愈高，渐渐地没入白云之中看不见了，大家方才各自起身。

永莲走过去一摸大师的遗体已经冰冷，于是便命众尼僧诵经念佛，自己预备与保姆一同进城，奏闻妙庄王。指拨停妥，二人一同下得玲珑阁，转出正殿，一路走出山门。

只听得迎面鸾铃响处，飞也似来了两骑快马，上面坐着两位差官，见了二人便问道：“二位尼僧何往？我等奉庄王之命，特地前来降谕，快去唤现任的住持出来接旨！”

当下保姆和永莲拜过了，陈明所以，让两个差官入寺，就正殿上放了香案，大家跪听宣读。

原来妙庄王对于大师坐化一事，早已知道。因他坐朝之时，就见大师法相来到殿前，站在半空，说是：“现在业已得成正果，佛祖封为大慈大悲寻声救苦观世音菩萨，立刻就要往南海普陀落迦山紫竹林中，去观自在了。故特来辞驾，将来我王升遐时再来相度。”故妙庄王便降旨，将菩萨留下的肉身，招人漆髹，即供养在玲珑阁上，永受香烟，将玲珑阁改名为慈悲观音阁。大家自然遵命办理，自有一番忙碌，不在话下。

在这里我却有几句话要交待一下。上边这一段神话，似乎太荒诞无稽了，超出情理之外，可是照佛家的说教，却还不仅于此而止呢！这大概是时代的关系吧。除了我们先师的儒教没有这些神话以外，其余的宗教，恐怕都跳不出这一个圈子。道教的神话，固然最多，可以不必去谈它。就如现代文明各国奉行的耶教，也有耶稣复活的一件故事。我们对于妙善大师的成道，一变而为观世音菩萨，也不妨作如是观。

现在我回笔过来，再说到耶摩山金光明寺中。保姆当然受众人推戴做了一寺的住持，招了高手的匠人，一方面将菩萨遗留的肉身，用上好的光明宝漆，漆将起来，一方面将玲珑阁的匾额除去，换上慈悲观音阁的匾额，又在阁中造了一座佛龕，将菩萨的肉身供入，永受香烟。一连忙了许多日，方才竣事，不在话下。

再说那时兴林国中，上至妙庄王，下至一班愚夫愚妇，见持志修行，果然能够正果成佛，于是大家都生了信心，不期而然地都皈依佛门，果真应了人王国变成佛王国的预言。

后来，妙庄王也被菩萨度化，归入罗汉班中；保姆封为保赤君，永莲亦归南海，永侍莲台，就是侍香龙女。还有那顽皮小子沈英，他自从看了菩萨成佛之后，倒也顿时恍然大悟！他本是南方火德之精，灵气所钟，自是高人一等。平时尘蒙心窍，故演出种种顽皮之事，一旦醒悟，功行超人，久后也被菩萨收在莲台之下，就是善财童子。这些都是后事，我算一言表过，后文恕不再叙。

且说观世音菩萨自从辞了妙庄王之后，一路云浮风荡，直向南海普陀落迦山而来，不消片刻功夫，已到灵山宝境，气象万千，果非凡俗可比。正是：

瑞靄垂纓絡，祥光護白蓮。

## 第十六回 观自在南海清修 悯苦厄中原化度

再说观世音菩萨，证果莲台，一心观自在，度化了妙庄王等一班人以后，与善财、龙女同居紫竹林中，逍遥自在。

有一天，却有一个僧人，叫做沙门跋陀，他自西方佛国受了菩萨戒，大愿力求往东土传教。他费了几年功夫，才到了东土，云游各处，向众生宣扬佛法。无奈一则因语言隔绝，东土人民不知他讲些什么，就没人去理睬他；二来那时东土人民并不知有佛教，对于僧人都视为异端左道，就算语言能通，也决计不会有人信他说话。因此两个缘故，他虽然走遍中原各地，终是到处受人奚落。他当下便打道西归，一路上顺便朝名山，那日恰巧到得南海，闻得观世音菩萨在此，便志心往朝，请教一切。

菩萨见他立志可嘉，便向他问起东土情形。

沙门跋陀道：“不可说，不可说！那边刀兵不绝，灾障重重，人心险恶，争夺频频。弟子向他们说法，全然不悟，还把弟子当做恶人，到处受他们奚落。弟子生受这些，倒也罢了，只可怜那班芸芸众生，魔劫当头还自执迷不悟，欲化度也自无从，只得西归向如来请得妙法，再行东去点化他们了。在此经过，特拜朝菩萨，还望菩萨慈悲慈悲，用大法力感化这一班迷途众生，一来使他们脱离苦厄，二则来也可宣扬佛法。”

观世音菩萨道：“善哉，善哉！这是你功行未深，言语隔绝之故。如今你且归礼如来，改日再行东去，我本着寻声救苦之志，既然知道有此等事情，万不容坐视，只索待我往中原走一遭了。”



沙门跋陀拜谢过了菩萨慈悲，径自西去。观世音菩萨便吩咐善财、龙女好生看守灵山，自己便化身为一老嫗，离了南海，一路上向中原而来。

观世音菩萨化身丐妇模样，一路上沿门托钵，与一班下愚百姓异常接近。她看那各地的乡风，处处不同，善良的固然也有，顽恶的却占多数。那方的男子呢，到底是受了圣人的教化，懂得礼义，但是妇女们却大大不然。可分为上下两层说，高贵的妇女，自然出身名门，也一般地略谙诗书，但是颐指使气，平日间养尊处优，造成骄奢淫逸习惯，造下了许多恶业，难免轮回之厄，在下的愚夫愚妇，从不曾闻得圣人之教，一切行为，那自然更不必说了。忤逆不孝，攘夺争杀，哪一件没有？他们不知果报，更觉可怜。

观世音菩萨大发慈悲，决计先向下愚说法。当她法驾一路到得中州地界，定了太室山一个石屋做显化之地，夜间即示梦给附近百姓，说：“明日内观世音菩萨要在此经过，点化有缘法的人，拯拔一切苦厄，你等留心相待，不要当面错过。遇得到遇不到，都看你等的诚心不诚心，只要诚心相待，自然会遇到的。”说罢现出她的庄严宝相，悠然而隐。

第二天，一班百姓互相谈论，都道昨夜得这么一个同样的梦，大家觉得奇怪。谈论纷纷，不外乎怀着万分的希望，专等菩萨的降临。又明知菩萨化显，决不会将本来面面向人的，但又不知今番她究竟化身何等人物，前来点化众生。因此，又引起许多枝节，他们因认不得菩萨，凡是见了一个面生可疑的人，就指为菩萨，大家环着向他礼拜，往往把那受拜之人弄得莫名其妙，直到双方说明真象，彼此付之一笑。如此一连闹了好几天，误会却发生了不少，只还是不见菩萨来临，反弄得大家心上疑云叠叠，就算见了面生可疑的人，也不敢冒昧拜认。

那时观世音菩萨却仍旧化为一个穷苦老嫗，下山到得城市，一路求化饮食，大家反没有留意。

那年正值亢旱，入夏以来，已有四十多天没有下雨，田中的禾苗都呈枯萎之色。农人等吃尽辛苦，日夜戽水，终于无济，看看灾象已成。倘使天公再不下雨时，行见籽粒无收，乡农们忧愁焦虑，自不必说，就是城市中人，也愁着荒年。

故观世音菩萨托了钵盂，向人们求化时，不约而同地说道：“天公如此亢旱，今年的收成已经无望了，自己还愁着来日的难度，哪里更有余物给你这老婆婆呢？”

菩萨长叹一声道：“水旱虽说是天灾，到底还是由人自肇，你等这一方百姓，若是尊敬天地，广行善事，改轻杀戮，归化佛祖，上天岂会降这灾祸，使你等受苦呢？就如我一个穷苦的老婆子，到此半天，一路求化了数十家，兀自不曾化到一粒米半粒谷，足见这一方的百姓，全无向善之心。人无向善之心，受这些水旱天灾，谁说是不应该呢？”

当时，就有一位姓刘名世显的老人，听了菩萨的一番话，心上就是一动，暗想，这老婆婆遮莫就是菩萨的化身了吧？待我和她谈论谈论。

便上前拱手为礼道：“老婆婆见得甚是，但依老婆婆的话，此间百姓因以前未曾积善，故有今日的旱灾，就算大家从此改过自新，今次的旱灾也是救不得的了！”

菩萨道：“这却不然。天心最为仁慈，福善之心比罚恶之心还胜三分，只要人肯诚心悔罪，上天决不会不容的。只要这一方的百姓，肯从今天起，发誓改过自新，一心向善，目前这旱灾，也未始无法可救啊！”

刘世显听了这一番话，不问情由，倒身下拜道：“多承观世音菩萨显化指示，弟子俗眼，不识慈容，几乎错过。幸闻法语，心窍顿开，伏愿菩萨大发慈悲，广施法力，降霖甘霖，救得旱灾，弟子自当建庙供养菩萨、广劝愚顽，使他们改心向善，同归座下。还望菩萨慈悲方便！”说着又连连叩头。

菩萨道：“姓刘的啊，难得你一片诚心，替众人求援，可见你无私之心，我如何不答应你的请求？只是我看此方百姓，愚顽特甚，明天午时三刻，说我显化，施展法力大霈甘霖，叫他们亲见我佛法无边，坚他们的信心，你再善为劝导，那便容易感化了。”

刘世显再拜而起，菩萨已隐身而去。他便将遇见菩萨的话，向众宣说。大家有些疑惑，都说：“青天白日的菩萨显身，怎么只你遇到，我们却没有看见呢？”

刘世显道：“看见或许都看见的，只俗眼认不出罢了。刚才那个托钵求化的老婆婆，就是菩萨的化身啊！”

众人听了，刚才看果真是看见过的，但是谁也不知道这贫苦婆婆，却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于是有的自怨有眼不识泰山，当面错过良机，有的自怨不曾施舍，结个善缘。大家懊丧的情绪一言难尽。

当下刘世显又讲：“菩萨以慈悲救苦为旨，这些都属细事，决不加罪，只要以后诚心相信就是了。并且菩萨定于明日午时三刻，显示宝相，祈霖甘霖，你等那时尽可瞻礼慈容，同沾雨露哩！”

大家听了此话，又都喜悦起来。从此传扬开去，不消片刻，合城全知。再是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出去，到当日晚上，四乡八镇已经完全都知道了，听了这种消息，没一个不喜形于色。

直到次日清晨，端的是农停工，妇停织，商停市，大家都焚香点烛，虔诚顶礼，专等午时三刻，看观世音菩萨显示法身。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仰起脖子望着天空，连眼也不敢多瞬一瞬。

直等到分际，只见太室山顶悠悠地起了一片白云，逐渐地蔓延开来，愈延愈广。忽见白云中间，天开一线，山头之上，现出丈六金身，头戴锦兜，身披袈裟，手中捧定羊脂白玉净瓶，瓶中贮着甘霖柳枝，赤着双足，站在光明石上。

大家见此情形，一齐倒身下拜，口称观世音菩萨，又默默通诚，都愿皈依座下。罗拜既毕，只见菩萨手执柳枝，蘸着甘露，向东南西北有田禾处一阵洒。说也奇怪，一忽儿云气四合，大雨如注，足足半个时辰，方才云收雨住，霁色重开，菩萨的法相早已不见了。

自此之后，那一班百姓，果真都敬信佛法。刘世显捐了资财，就在太室山菩萨显身处，建立一庙，塑大士像供养起来，菩萨所憩息的石洞，也改名为观音洞，至今还留存着哩。

-----  
本书原连载与明慧网，摘自清人的文字记述，由禁书网拷贝合并制作。[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禁书目录](#)，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中国禁书，大陆禁书应有尽有。(大陆直连本站: <http://tiny.cc/meyarw> )